



鄭永邦 吳啟太 鄭永邦 合著
金國璞 改訂

書經存案
翻印必究

改訂
官話指南

東京文求堂藏版

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
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
 九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四八三二十六
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
 三十一五四四四六六五十五五四
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
 一一五廿一一一一一十五三十三
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
 三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廿
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十五
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
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
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



發行所 文求堂書店

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

電話小石川(85)四八〇番
振替口座東京二一八番

印	印	發	改	著	著
刷	刷	行	訂	作	作
所	者	者	者	者	者
	高田	田中	金吳鄭	國啓永	璞太邦
	田	慶			
	壬午	太			
	郎	郎			
	株	開			
	式	明			
	會	堂			
	社	東			
		京			
		支			
		店			

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昭和
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
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
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
 十二三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
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
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
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
 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
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
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
 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發行
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

定價金壹圓五拾錢
 送料金拾五錢

凡例

一余駐北京學語言三年於今、時延請師儒、賴其日講指畫、漸有所領悟、然不過滄海之一粟耳、是編係平日課本、其中遺漏、指不勝屈、今刷印成書、只爲初學計、遺笑大方、自知不免、

一京話有二、一爲俗話、一爲官話、其詞氣之不容相混、猶涇渭之不容並流、是編分門別類、令學者視之、井井有條、釐然不紊、庶因人因地而施之、可以知所適從、

一初學華語者、須知有四聲、有輕重音、輕音即寬音、重音即窄音、有輕重念、出入氣等項、是不俟論、此外尙有張口

音、閉口音、又有嘸口音、如巴、寒、張、大、等音、皆是張
口音也、如木、父、不、屋、等音、皆是閉口音也、如火、去、
出、姑、等音、皆是嘸口音也、另有由タチツテト母
音所出之音、如倒、將、跳、知、早、斗、頭、發、地、釘、天、秋、等
音、必須舌端用力、達至上牙床、方爲盡善、不然則
往往致有謬誤、此雖屬末節、而讀者不可不知也、
一初學四聲之法、最難解說、今舉梗概、如上平、其發
聲時、係自上落下而止、聲音較短、如下平、其發聲
時、係向右傍一擲而止、聲音較短、如上聲、其發聲
時、係半含其音、漸漸而上、聲音較長、如去聲、其發
聲時、係半含其音、向左傍漸漸垂下、聲音較長、又

如上平、其發聲時、係如點首之狀、如下平、其發聲時、係如人將首向右傍稍轉之狀、如上聲、係如人仰首之狀、如去聲、係如人將首向左下垂之狀、

一 凡言語內、如值有兩上聲字相連者、其上一字、應讀下平、其下一字、應讀上聲、所謂逢上必倒是也、

言兩上聲字相值、則必倒一字之聲也、

一 凡輕音字、則不多用喉力、如係重音字、則多用喉力、如金字、本屬牙音、係輕音、則讀時、宜多用牙力、少用喉力、如輕字、亦屬牙音、係重音、則讀時、宜多用喉力、少用牙力、又如身字、本屬齒音、係輕音、則讀時、宜多用齒力、少用喉力、如生字、亦屬齒音、係

重音、則讀時、宜多用喉力、少用齒力、又如敦、字、屬舌音、而係輕音、東、字、亦屬舌音、而係重音、如搬、字、屬唇音、而係輕音、邦、字、亦屬唇音、而係重音、皆可類推、至屬喉音之字、其間亦有輕音重音之別、譬如一、字、本屬喉音、係輕音者、則宜用喉上之力而發、係重音者、則宜用喉下之力而發、如寒、字、係輕音、杭、字、係重音、又如安、字、係輕音、昂、字、係重音、此類皆是也、蓋漢字音、未有^ンム音、而日本原音、亦有^ンム音者、均屬輕音、如心、金、等字是也、音末無^ンム音者、概係重音、如星、字、經、字等、是也、

一 凡由齒內所出之音、多有誤由牙內而發者、致聽

者渺茫誤會、茲略舉數音、欲學者留神、譬如知音、本係由齒內所發出者、若誤由牙內而發、則成機音也、石音、亦係齒音、若誤爲牙音、則成席音也是、音、亦係齒音、若誤爲牙音、則成細音也、章音、亦係齒音、若誤爲牙音、則成江音也、水音、亦係齒音、若誤爲牙音、則成許音也、余歷年留意考察、始得其錯誤之由、乃表而出之如此、

一凡說清話字句之間、有宜重念者、最爲緊要、蓋重念之字、實與語言之意、大有關切、譬如我可以給你錢、唯一句言語、而有四種念法、如左、我可以給你錢、我字重念、其意我獨能與汝

我可以給你錢、

我字重念、其意我獨能與汝錢也、

我可以給你錢、

可與汝字重念、非不能與也、實能

我可以給你錢、

汝字重念、其意我止能與、

我可以給你錢、

汝錢字重念、其意我止能與、

舉此一端、他可推知、

一 凡出氣之音、讀時應用力、將其音向外放出、

由タチツテト、カキクケコ、ハビフ、へホ各等音、

而出者、皆有出入氣之別、餘者無此分別也、

一 標記之式、原可以獨出心裁、各人用各人之記、殊

不必舍己從人、但恐初學漫無定式、無所適從、因

僭擬一法、分別詳列於左、

凡字之四聲、上平、則在字之右肩加一圈、如聲字

是也、其下平、在字之右脚加一圈、如讀字是也、其上聲、在字之左肩加一圈、如請字是也、其去聲、在字之左脚加一圈、如四字是也、

凡字之應出氣者、在字之左肩加一豎、如茶字是也、

凡字之應重念者、在字之右邊畫一橫、如船字是也、

凡字之重音、在字之左邊加一橫、如京字是也、

明治十四年十二月

吳啓太
鄭永邦

自識

官話指南

目錄

卷之一

酬應瑣談

卷之二

官商吐屬

卷之三

使令通話

卷之四

官話問答

官話指南

官話指南第一卷

酬應瑣談第一章

您這是初次到這兒來麼。我從先來過一盪，住了幾天，就回去了。這是第二盪來。是、您這盪來，是打算在這兒開甚麼買賣麼。我這盪，是我們本國行裏派我來，看一看這本地買賣的情形，然後回去，再商量將來是開甚麼買賣。是了，那麼您打算住多少日子回去呢。也不過倆來月的光景罷。後來您若是打聽甚

吳 啟 太
鄭 永 邦 合 著
金 國 璞 改 訂

麼買賣的事情、我有兩位至好的朋友、於商務的情形、總還可以略知道些個、您願意見他們的時候兒、我可以給您介紹。好極了、後來我這免不了有請教的事情的。

第二章

您上回不是說、您這盪來、不是得住五六個月了麼、怎麼您這麼快、又要回去呢。我原打算是得多住些日子、皆因我現在接着我們行裏來了一個電報、叫我快回去、有要緊的事情商量、不能不快走。那麼您再來得多啫哪。現在還說不定、若是我回去不過就是爲商量事情、大約上秋、還可以來、若是行裏打算派我上別的國去、那可就先不能來哪。我們還是盼望您趕緊的再來呀。我也是還願意再來、可不定由得我由不得我。請您想

着、給我們來一封信罷。

第三章

令親招股份開礦、辦的有點兒頭緒了麼。簡直的越辦越沒信兒了。是衙門不准麼。原是衙門招人開採、怎麼能不准呢。不然、也許招不出股份來。股份自然是也不容易招、可是還不是竟因為那個、我聽說他們那幾個頭目人兒、有要用洋法開採的、有願意要用土法開採的、意見都不相同、所以一時不能定局。大概股份、還沒招了罷。辦法還沒商量好哪、怎麼能招股份呢。

第四章

近來金價的行市怎麼樣。總還是有長無落罷。前些日子不

是聽說金價落下一點兒來了麼。前些日子落下來也有限，這幾天又長上去了。在我看，金價往下落着，總費事罷。是的，現在各國總是用金子的多，銀子用項太窄，所以銀價總不容易往上長的。若是天下各國都用金子，那銀子不成了無用的東西了麼。也就是可以用銀子造那半塊的銀錢，和那一兩毛的錢罷。竟用銀子造那樣兒的錢，那用項也就窄的很了。自然是

第五章

我有兩位朋友，要買幾本話條子，我不知道是天津有，還是上海有，我想您必知道是那兒有，請您告訴我，我好寫信去，託朋友給買。您要買中國話條子，那沒甚麼難的，您也不用寫信到天

津上海託朋友打聽、那中國話條子的書、在日本東京神田區本鄉區那幾家書舖都有、東京那邊兒、有我靠得住的朋友、我可以寫信去、託朋友把近來新出來的要緊的話條子、給您買幾本帶來、不更省事妥當麼。那敢自是好極了、不過是這麼勞動您我真過意不去。這有甚麼的呢、可費着我甚麼呢。那麼那書價怎麼樣呢。那不忙、等把書寄來、必開了賬來、就知道是多少钱了、那個時候兒、您再交給我給寄了去不好麼。就是、我就遵命了。

第六章

我下月是要往日本國遊一盪去、還有我們學堂、要買印字的機器、也要交給我辦、我這是初次往那麼去、人地生疎、而且言語又

不通。若是那邊兒您有靠得住的朋友，求您給寫一封介紹的信，託朋友照應照應我。可以的，我有一位至好的朋友，他是在東京本鄉區，開着一個書鋪，專賣僑們的漢書，您到了東京，可以和他商量，這買印字機器的事情。是他那書鋪也賣印字機器麼。他鋪子不賣印字機器，可是我知道他能辦這個事，不但這個，就是別的事情，他也能辦，人是最精明了，各商家他也都有個聯屬，託他辦甚麼事最妥當了。好極了，不知道這位令友，懂得僑們的話不懂得。他是一口的好北京話，現在在日本商人裏頭，他的北京話，是數一數二的了。這真是爽快極了，何幸而獲此，就求您給寫一封切實的信罷。就是就是。

第七章

你的那個鋪子倒過來，怎麼不換字號啊。我那鋪子不是倒的，是租底兒，怎麼能改字號呢。是租誰的。也是我一個相好的鋪子。怎麼本主兒不做，把鋪子倒租給你呢。皆因本主兒有好事出外去了，家裏沒人照管買賣，纔租給我做了。定規的是租幾年呢。寫的是租五年。爲甚麼你那個時候兒，不和他商量倒過來呢。我那個時候兒，也探過他的口話兒，他不肯倒，他的意思是打外頭回來，自己還要接過來做哪。他那個字號，外頭怎麼樣，他那個字號，是外頭很有名，各處都有一定的主顧，所以他不肯出倒的。原來如此。

第八章

近來洪順號外頭聲氣不大好，行中有穿換各鋪子，都叫不響了，

不知道是怎麼會弄得這麼糟。你不記得我去年就和你說過一回麼、他那鋪子裏、一二年之內、事情必要糟的、我早就聽說他屋裏所存的貨物、決頂不住外頭的欠項、果然今年這聲氣就出來了。在我想、他那屋裏、大概都是掌櫃的、那幾個親戚壞的事。可不是那幾個人麼、自從他那幾個親戚進鋪子去、那幾個好手夥計、全都陸續着不幹了、他那幾個親戚、就隨便濫支濫用、就把買賣給花虧空了、所有外頭該人家欠人家的、將來給不了、總不免要打官司告狀的、這個亂子、還不是歸在掌櫃的身上麼。他既信用他的親戚壞了事、怨他自己不明白、不能怨別人的。

第九章

我有一千塊錢、打算要從貴行電匯到天津去、不知道是多少滙

水。往外國電匯，都不要匯水，因為不算是滙去的，算是按着今天的行市賣給您的。是了，我明白了，那麼我要買一千塊錢的電匯，是得用多少日本的票子呢。你不是要買天津的電滙麼。不錯的。等我算一算，按着今兒個的行市，是減一成五分五釐，您就給八百四十五圓就行了，可是您得單給電報費。您說的這個電報費，不是由您這兒貴行，打到天津分行去的那個電報的花費麼。原是的。那麼天津的我那個朋友，怎麼就能知道，我給他電滙銀子去呢。那您得單打個電報，知會令友，叫他到天津銀行裏取那銀子去。若是我那個朋友，接了我的電報，到貴分行取銀子去，就可以給他麼。若是我們行裏認得令友，自然立刻就可以給他了，若是不認得令友的話，可以找個保人，

就可以取了去了，那也並沒甚麼累贅的。

第十章

我有五百塊日本的票子，打算要匯到北京去，託您給想個法子匯了去。那好辦，這東京有一家第百銀行，在北京有一家分行，字號是貯藏銀行，我也由第百銀行往北京匯過銀子，您這銀子也可以由那個銀行匯了去，是最妥當的，可不知道您在北京，是用銀子啊，還是要用墨西哥洋錢呢。我的意思是要用銀子，不知道這個銀子，匯到北京去，有甚麼傷耗沒有。按目下金價很貴，不但這裏頭沒甚麼傷耗，大概還可以多漲出幾兩銀子來哪。這本來不算是匯兌的事情，這算是您拿金錢票子，賣銀子的事，所以倒可以多得幾兩銀子。是了，那麼他們不扣一點兒匯

水麼。扣一點兒，也很有限的。就是那麼就求您分心，給我辦罷。那兒的話呢，我這就給您辦去罷。

第十一章

那祥隆綢緞鋪的朱掌櫃的，雖然他不是本行的人，可是專會用夥計，這兩年買賣做的是一年比一年有起色，就連本行人開的買賣，都竟會做不過他，這是誰能想得到的事。那個朱掌櫃的，不過是綢緞行買賣的外行，他可並不是做買賣的外行，若講做買賣，他心裏很有路數兒，而且是真會用人，做事很開通，夥計們都佩服他，每年算完了大賬，這一年若是賺的錢多，必要給夥計們多豁長支，多送謝儀，能感動人心，夥計們真是人人兒高興，個個兒提神，大家都是，一心一計的打起精神來，給櫃上做買賣，怎

麼是買賣不一年比一年有起色呢，倒不在他是內行是外行，隔行不隔理，不論那行人情都是一樣，只要待夥計有情有義，誰能不盡心竭力給櫃上辦事呢。

第十二章

我看像你這首飾行的手藝，實在是不容易學的。怎麼不容易學。像打造各樣兒的首飾，和各金銀的器皿，又得學打造，又得學點翠、鑿活、拔絲、攢絲、錘活，這麼好幾樣兒手藝，得多少年，纔能學會哪。您想錯了，我們做行是各學一樣兒手藝，像管打造的，是竟學打首飾，那點翠、鑿活甚麼的，是單有管做那個活的。是了，那麼像開一個首飾樓，那會各樣兒手藝的夥計，都得有啊。那兒能邀那麼些個夥計呢，他們是各有各作坊，我們屋裏不

過就有專管打首飾的夥計，可也都會鐸活，趕我們應下活來，應當過行的，我們都是送到那各作坊做去，那都是料片子活，是按着件數兒給他們手工錢。是了，這我纔明白了。

第十三章

聽說增盛那屋裏，大賣殘貨，各樣兒東西全都減一成價出賣，莫非是要收買賣麼。不是要收買賣，是又搭着財東，要挪地方兒開買賣。已經採着地方兒了麼。聽說在西單牌樓，採着地方兒了，如今打算把陳貨都減價打掃出去，同新財東另開買賣，從新辦貨。在我想，那增盛家范掌櫃的，也不算做買賣的好手啊，怎麼還有人願意拿出銀子來，和他搭夥開買賣呢。你不知道，增盛那屋裏外頭交的很寬，所有西北陝甘蒙古那些個地方兒，

來京辦貨的客人，大半都是用他那屋裏的貨，這個新財東是他舊日的一個朋友，深知他屋裏的這個底，所以纔肯和他搭夥。是了，那麼換字號不換字號呢？不換字號，用的還是他這舊字號哪？若是一換字號，外路的客人反倒不信服了。

第十四章

我是森合棧陳先生，打發我拿這封信來見先生。你姓甚麼？我姓蘇，名字叫保安。你是在那個行裏管過棧。我原來就是在森和幫着管過棧房。你的英國話是怎麼學的。我就是隨便那麼散學的。那麼像起卸貨物、報關上稅，這些個英國話，大概你都會說罷。不敢說會說，大概可以說得上來就是了。這些個事情，你也都辦熟了罷。這幾年也算是辦慣了一點兒了。

那貨物的名字、英國話你都叫得上來麼。不差甚麼常見的貨、都可以叫得上來。那麼你看看這個單子上、都是甚麼貨物。是、這是洋藥、洋布、海帶、菜、洋鐵、火柴、洋傘、藥材、鐘表、糖、茶、葉、這些三個貨物。不錯的、那麼一個月、您打算要多少工錢呢。我的意思、工錢先不用定規、我來一個月、您看一看、然後您再給我定規工錢、您想好不好。也好、那麼你明天就來罷。就是就是。

第十五章

昨天來的這隻船、我們批的貨、到了沒有。來的這隻船、沒您批的貨、那麼是那隻船來、纔有我們的貨哪。是有一隻海順船到了、就有您的貨了。那隻海順船是得多啗到哪。大概就在

這個月內總可以到罷。您這話還是有點兒含糊，按着俗們批單上寫的日期，已經過了十天了，到如今還沒準日子到哪，您想我橫上怎麼交代呀。那批單不過是個着對，您若是竟按着批單上寫的日期那麼說話，那未免的也太鑿一點兒了。這是甚麼話呢，不按批單上說話，那麼當初立這批單，是幹甚麼的，俗言說，口是風，筆是踪，因為怕是口說無憑，纔立這個字據，怎麼倒是我鑿了。是了，您不用着急，您再等十天，貨也就可以到了。準的，若是過十天不到，您可是得認罰的。是了，若是不到的話，我認罰就是了。

第十六章

昨兒個高楓村從你這兒回去，心裏很不通快，他說他打聽他的

貨來了、貨還沒到哪、他心裏本就着急、偏偏兒的你又說他說話、整一點兒、他更生氣了、你是不知道他那脾氣、他向來和人共事、說到那兒、是要辦到那兒的、人若是和他共事、可也是得那麼着、若是偶然和他說話、有點兒言不應點、他就急了。這也並不是我安心說話言不應點、可是火輪船沒到、我有甚麼法子呢。你聽我告訴你這個緣故、他在你這屋裏定的那個貨、他現在急等賣的是洋布、你這屋裏不是存着的洋布很多麼、你先勻給他十箱洋布、叫他先賣着、他心裏就不至於那麼着急了、等他批的洋布到了、再歸還你十箱、不是一樣麼。這麼辦也好、您想先勻給他十箱洋布、他準願意麼。我管保他一定願意、等我回頭到他鋪子去、把這層告訴他、叫他打發人來、提十箱布去就是了。好

極好極、那麼就勞您駕罷。好說好說。

第十七章

我來是要和老兄奉商一件事。是有甚麼見教的事情。現在是我們本公司商量、是要築造從此地到某處的那條枝路、前兩天總理鐵路大臣、要把這件事委派兄弟、和我們一位同事的周子通、我們倆人承辦、我們倆人的意思、所有造鐵路應用的鐵軌和墊木、都要奉託貴行、替我們辦理。不知道老兄肯替我們辦不肯。這有甚麼不肯的呢、一來這也是我們本行應做的買賣、二來僑們又是至好的朋友、而且我們也給貴國別處辦過這鐵軌墊木、這件事兄弟必要多盡力的。實在費心的很了、可是不知道貴行現在有這鐵軌墊木的小樣子沒有。這行裏現在沒

有、可是上海我們行裏有、我可以打一個電報去、就可以送來了。
好極了、等這兩天我們奉到上憲委派印札、我同我們那位周
子通一塊兒來、偕們當面商量是怎麼辦罷。兄弟竟候您的信
罷。是我失陪了。改天再見。

第十八章

您沒聽說由某府到某府的那條鐵路、是那個公司包辦麼。先
聽說有好幾個公司、都願意包辦、衙門裏也爲難、是叫那個公司
辦好呢、新近聽說有人出了這麼一個主意、叫願意包辦的這幾
個公司、各遞一個單子、說明白了、連工帶料是要多少銀子包辦、
衙門裏看那個公司要的價廉、就叫他包辦、這裏頭沒偏沒向、都
是一例相待。若按這麼辦、我認識的那個公司、許辦的成。怎

麼見得呢。那個公司、他們本國裏、近來鐵軌造的是極精、那墊木的材料又極多、而且鐵路工師、人是很多、道路又近便、人的工價、材料的運費、都省些個、自然他開的單子、總比別的公司、價要廉的、這還不是可成麼。若這麼說、那個公司自然可以望成的了。

第十九章

我聽說貴國南洋地方兒、要開一個銀行、不知道是官要設立銀行哪、還是商民要私開銀行呢。我先聽見說、是官要設立一個大銀行、後來議了會子沒議妥、然後又有人出主意、打算招商股、開一個銀行、由官場中派一位官員、管理那銀行的事、算是官督商辦、這麼個局面、各商家都不願意入股份、所以這件事、也算中

止了、如今聽說、各商家要自己招股份、私立一個銀行、所有銀行裏總辦幫辦這些人、都是由衆股友、推選公平正直熟習商務、衆人都信重的人充當、等議妥之後、有幾家大鹽商、和幾家富紳、在衙門公具保結、倘或後來那銀行、有虧空票存、侵吞存款這些個弊病、都由衆保家賠償、可是平常做買賣這些個事情、不必由官派員經理、聽說大概商量的有點兒眉目了、可不知道得多啻纔能定局哪。

第二十章

聽說貴國東京、有一宗做買賣的地方兒、叫勸工場、是怎一個局面呢。那勸工場、是這麼個局面、是有一個人、蓋一所兒寬大的房子、前後兩個門、一個門是進路、一個門是出路、那房子裏頭也

分出許多間來、那房東招各行體面買賣、在那房子裏頭擺貨做買賣、每一行買賣佔一間、可是每一行就許做一樣兒的買賣、不准兼着做兩樣兒買賣、賃那地方兒做買賣的、得立一個賃地的字據、這個字據是一年一換、說明白的是每一年是多少賃錢、都要寫在那字據上、若是不願意在那裏頭做買賣的、要交還地方兒、也是等到換字據的時候兒、可以退還、所有到那勸工場裏逛去的、買東西的、都是從前門兒進去、從後門兒出來。是、像那裏頭的地方兒、賃錢都是一樣麼。也不能都是一樣、像那要路口兒的地方兒、那賃錢就貴一點兒、像那偏僻點兒的地方兒、賃錢就便宜點兒。是了、可是那勸工場裏、都是賣些個甚麼貨物呢。賣的東西也不少了、像家用的銅鐵、木器、磁器、各樣兒粗細

的傢伙、還有衣服、綢緞、鋪蓋、和一切鋪墊甚麼的、還有鐘表、古玩、玉器、和人隨手兒用的東西、還有東西兩洋各樣兒的文具、紙張、字畫、照像篇兒、樂器、和小孩子玩兒的耍貨兒甚麼的、一概俱全、就是沒甚麼賣吃食東西的。那裏頭的貨物、都是頂好的麼。大概都是好貨物多。價錢比外頭鋪戶怎麼樣。價錢總是比各鋪戶、貴一點兒的多。也許還價兒不許呢。他們是每一樣兒貨物上、都貼着一個紙籤兒、上頭號着價碼兒、那都是言無二價不能打價兒的。是了、承教承教。豈敢豈敢。

官話指南第二卷

官商吐屬第一章

您貴姓。豈敢賤姓王。府上在那兒住。舍下在東單牌樓總布胡同。您在那衙門行走。我是在兵部當差。您到舍下來是有甚麼事情麼。是我來是和您打聽一件事情、是我聽見說您這西院裏那處房要出租、是真的麼。不錯、是真的、怎麼您要租麼。是我打算要租。您來遲了、那個房子我已經租出去了。您租給誰了。我租給我們一個親戚了。那就是了、那麼您別處還有房麼。我別處沒房了、我有個朋友、他有一處房要出租。在甚麼地方。在這北邊兒安福胡同。有多少間房子。有三十多間房子。三十多間房子太多、我住不了那麼些個。

您若是住不了那麼些間，您可以都租下，除了您自己住多少間，下剩多少間，您可以轉租給別人住。那麼我就是包租了。不錯，您包租。我包租，我又怕一時租不出去，我每月得如數給房東房錢。我想那層倒沒甚麼可慮的，脚下房子往外租着很容易。那麼我租妥之後，除了我住多少間，下餘多少間，還要求您替我招租。那好辦，趕您租妥之後，您可以告訴我，說是勻出多少間來出租，我可以替您找住房的。那麼着很好了，可是您知道一月是多少房錢麼？我那個朋友告訴過我，每月是七十吊錢的房錢。七十吊錢的房錢太多。您聽着這房錢彷彿是太多，您不知道那房子可是頂好，院子又大，地勢又好，離大街也近，買東西也很方便。那麼我租那屋子，還有茶錢麼？那茶錢

自然是有的。怎麼我起您手裏租房、還得給茶錢呢。雖然您是起我手裏租房、沒有別的中人、到底這茶錢您也是得給、我告訴明白您納、您給的這茶錢、並不是我落、也不是我那個朋友得、是給我的那個朋友的底下人們大家分的。那麼幾分是兒茶錢呢。就是一茶一房。那就是了、那麼我還得有舖保罷。舖保自然是得有的、您找得出舖保來麼。是我找得出舖保來。您都是有甚麼舖保。要甚麼舖保有甚麼舖保。那就行了、您打算多啗瞧那房子去。我打算過一兩天我來、同您看看去。那麼僭們一兩天準見。是一兩天準見。

第二章

您貴姓。豈敢賤姓李、未領教您納。我賤姓趙。貴處是甚麼

地方。敝處張家口。到京來有甚麼貴幹。我是賣貨來了。您販來的是甚麼貨物。我販來的是皮貨。您在那兒住着。我在城外頭店裏住着。在那個店裏住着。在西河沿大成店裏住着。今年皮貨的行情怎麼樣。今年皮貨的行情還算是平和。我聽見說前幾年皮貨的行情很大。不錯前幾年皮貨的行市大的很了。是怎麼個緣故呢。總是因爲貨短的緣故。您現在帶來的貨都賣完了麼。還沒都賣完了。您賣完了皮貨是帶回銀子去呀。還是販貨回去呢。是販貨回去。都是販回甚麼貨物去呢。竟是洋廣雜貨。您在張家口是有舖子麼。是有舖子。寶字號。小號益泰。您向來往回裏帶貨都是買誰家的貨呀。那也倒不一定。誰家的貨合式我

就買誰家的。既是這麼着，我現在有個朋友，他在哈達門外頭新開了個洋廣雜貨棧，他都是自己起廣東置來的貨，價值比別的棧裏全便宜，您後來買甚麼貨，可以到他那棧裏買去。令友那個棧房，寶字號是甚麼。字號是德發。那麼底下，我到那棧裏買貨去，我提您就得了。是，等底下我也可以同您去一盪。那更好了，我請問您納，您當初也做過買賣麼。是做過買賣。您都是做過甚麼買賣。我開過藥棧。是在城外頭麼。不錯，是在城外頭。現在那個藥棧還開着了麼。沒有，關了有七八年了。那麼您現在有甚麼貴幹呢。我現在是行醫。您行醫是竟瞧門脈呀，是還出馬呢。早起瞧門脈，晌午出馬。您行醫總比做買賣強啊。也倒沒甚麼別的強的，不過是不像做買賣

那麼累心就是了。您府上在那兒住。舍下是在東四牌樓報房胡同住。等改天我到府上望看您去。豈敢我過兩天還要到店裏望看您去哪。不敢當您沒事的時候可以到店裏去僭們談一談。是那麼僭們改天見。

第三章

老弟是起家裏來麼。喳是起家裏來。老弟還沒定規日子起身哪。也就是這三五天就起身了、今兒個是特意來見兄台辭行。這實在多禮了、老弟這盪是連家眷都去麼。可不是麼、打算連家眷都去。是和人搭幫走啊、還是自己單走呢。是和人搭幫走。搭幫走的那位、也是作官的麼。是作官的、他是新捐的通判、到外頭候補去。像您這到省之後、就可以上任去罷。

是到省之後、大概就可以上任去了。您補的這個缺、是煩缺麼。不是煩缺、是簡缺。現在署您這個缺的那位姓甚麼。是一位姓周的。是補過實缺的麼。也是新近纔補的缺、這等我到任之後、他就交卸上新任去了。那麼老弟這幾天總在家罷。是這兩天總在家。我這兩天還要到府上、給老弟送行去哪。不敢當、我也要回去了。您回去了、到家裏都替我請安問好罷。是回去都替您說。

第四章

回稟老爺、李老爺、給您拜年來了。你去請進來、讓到書房裏坐。兄台新喜了。老弟新喜了。兄台請上、我給您拜年。不敢當、一說就是了。老弟請坐喝茶。兄台請坐。老弟今兒個是

頭一天出來麼。我是起昨天出來的。得拜幾天哪。也不過五六天就拜完了。打算多啗到省裏去呀。我打算初八進省。得多啗回來。得過了節回來罷。老弟起頭年封了印、總沒到衙門去罷。封了印之後、還去了兩盞、辦了幾件零碎的事情。趕開了印之後、就該忙了罷。可不是麼、趕開了印之後、就所沒甚麼閒工夫了。是、老弟請再喝盃茶罷。不喝了、我該走了。忙甚麼了、天還早哪。是因爲該去的家數多、去晚了、不像事。那麼勞老弟的駕、到家裏先替我請安道新喜罷。是、回去都替您說。

第五章

老兄我昨兒個聽見說、您現在升任太守了、所以我今兒個特意

給您道喜來了。不敢當，實在勞駕得很了。老兄大概得多啫上新任去呀。還不能預定了，總得等上司派委員來接署，纔能交卸了。您交卸之後，是就上新任去呀，是還得先進省裏去呢。是先得到省裏去。請問老兄貴科分。我是辛酉科的舉人。會試是那科呢。會試是壬戌科。原來老兄是連捷，實在是才高得很了。承過獎了，不過是一時的微倖就是了。老兄太謙了，請問老兄都是榮任過甚麼地方。我是做過一任上元縣知縣，後來俸滿，蒙前任撫台保升今職，數年以來，寸功未立，實在慚愧得很了。那兒的話呢，老兄如此大才，無怪上游器重，況且又愛民如子，如今升任太守，實在是彼處百姓之福也。不敢當，不敢當。那麼等老兄行期有日，我再過來送行就是了。那實

在當不起、這就勞駕得很了、等改天我再到貴衙門謝步去。豈敢、豈敢。

第六章

老弟我聽見說、前幾天晚上有幾個人、到東街上一個銀號裏搶去了、是有這麼件事麼。不是搶銀號去了、是和銀號打架來着。是爲甚麼打架呀。是因爲有一個無賴子、撿了一張銀票、到銀號裏取銀子去了、銀號裏人說、這是一張失票、已經有人掛了失票了、你等一等、我們把那個丟銀票的那個人找來、你們倆人當面一說、他也不能白了你、總得謝和你幾兩銀子、那個無賴子不答應、說是這張銀票是我各人的、我就知道拿銀票來取銀子、你們說是別人丟的銀票、那都不與我相干、我通不管那些個、你

們就是給我銀子沒別的話、銀號裏不肯給他銀子、這麼着他要把那張原銀票拿回去、銀號裏把那張銀票也扣下了、不肯給他、這麼着他就走了、趕到晚上那個無賴子、又約了四個無賴子、到銀號裏打架去了、趕他們到了銀號、就這麼一罵、把櫃上的一個夥計、也揪出來給打了、把欄櫃上攔着的算盤也給摔了、這個工夫兒、汛官聽見說了、當是搶銀號的了、就帶兵去把他們五個人都拿了去了、送了縣了、後來查明白了、他們是打架的、就把他們五個人都枷號在東街上了、半個月之後纔能放他們了。

第七章

院子裏坐着的那個拿着包袱的人、是幹甚麼的。他是個賣玳藍的。你認得他麼。我不認得他。你不認得他、怎麼知道他

是賣珞藍的呢。我剛纔問他來着，他說他是珞藍作的人。那麼他那包袱裏包着的，就是藍貨麼。大概就是罷。那麼你出去把他叫進來。掌櫃的，你進來罷。你是賣珞藍的麼。是你這包袱裏包着的，是甚麼藍貨呀。這是一對珞藍瓶。你打開包袱我看看。您看，這對瓶好不好。這對瓶太大，有比這對小一點兒的沒有了。我們局子裏，有一對比這個小的，是作樣子的，不是賣的。要買多大尺寸的，那都可以定燒。我自問一問，像這對瓶得多少塊錢。這對瓶得一百多塊錢。你們有甚麼小物件沒有。您問的是甚麼小物件哪。就像甚麼小筆桶、小印色盒子、小蠟燈。這些個小物件，您說的這幾樣兒小物件，現在做着了，還沒燒得了。那麼得多，就燒得了。過個四五

天就可以燒得了。等這小物件燒得了，你可以拿幾樣兒來，再把你們局子裏那對瓶樣子拿來，我瞧瞧，若是合式，我可以照樣兒定燒一對。是我過幾天給您拿來罷。你們局子在甚麼地方。我們局子在後門大街。寶字號。小號廣成。你們先頭裏也來這公館裏賣過東西麼。我們先頭裏沒來這公館裏賣過東西。這對瓶我嫌他太大，你可以拿回去罷。是我失陪了。您納。你回去了。

第八章

你們老爺在家裏了麼。是在家裏了。你進去告訴你們老爺，就提我在後門住姓徐來見你們老爺有話說。是。我們老爺請您進來到書房裏坐。老弟久違。彼此彼此。這一向倒好。

啊。好喇您納、您倒好。託福、託福。老弟僭們這一向沒見、是上甚麼地方去了麼。可不是麼、我是出了盪外。上甚麼地方去了。出口收租子去了。是了。大哥、我今兒個特意來、和您商量一件事。是甚麼事情。我有個朋友、他在京西住家、他有幾頃地、有一處果木園子、一處菜園子、因為他現在等錢用、託我把他這地畝。園子、給他典出去、所以我來問問您納、若是您願意典過來、我可以給您辦辦。這個地畝、現在是他自己種着哪、還是有佃戶種着呢。是他自己種着了。他打算典多少銀子呢。他打算要典一千兩銀子。他若是打算典一千兩銀子、我怕湊不出那麼些個來。那麼您可以湊得出多少來呢。若湊個六七百兩銀子還可以行。那層您等我回去、和他商量去

罷。可是他打算典多少年呢。這層我也問他來着，他說是不用寫典多少年，就寫錢到回贖就得了。不寫典多少年，總不大妥當，因為這幾年，我若是放下外任來，我就得用這個銀子，所以總還是說明白了典幾年纔好哪。是，那我還可以和他商量，您約摸您大概還得幾年，可以放下外任來呀。我約摸着還得過個五六年罷。我想和他商量寫五六年，他也沒甚麼不願意的。還有那地契，您都看見了麼。我都看見了，是幾張紅契，幾張白契。兩張紅契，兩張白契。那麼您就回去，和他商量去罷。他若是願意就這銀數兒辦，願意寫五六年，俗們就辦。趕這事定妥的時候，您還得先照回地去哪。那層是這麼着，您若是肯出切實的保，保這事決不錯的，那我就不必先照地去了。這事

是決不錯的、那我、可以落切實的保。既是這麼着、那我就憑您一句話了、趕僭們把事情都辦完了之後、我再同他到地裏看一看、就去就得了。

第九章

回稟老爺、大恆布舖的徐掌櫃的來了、說是要見您有話說。你出去請進來、讓在客廳裏坐。是我們老爺請您到客廳裏坐哪。徐掌櫃的、您怎麼這麼閒在呀。我是來找您說句話。是您請坐。您坐下、您這幾天沒出門麼。沒有、因爲我這幾天有點兒不舒坦、所以沒出去。現在倒大好了。是大好了。我來找您、是和您借一項銀子。是用多少呢。總得五百兩銀子。是又買着甚麼俏貨了麼。不是、是因爲我倒過一個舖子來。倒

過一個甚麼舖子來呢。倒過一個錢舖來。是幾間門面。兩間門面。在甚麼地方兒。在偕門這城外頭、八寶街路西裏。原先是誰的舖子。原先是一個南邊人的舖子。怎麼是關了之後、纔倒的麼。沒關、是因為那舖子的東家、是候選知縣、新近選上了、他得出去作官去、他又沒有弟兄本家、可以照應買賣、所以得倒出去。您是多少銀子倒過來的。一千銀的倒價。連傢俱都在其內麼。是、連傢俱一包在內。倒價都給完了麼。是都給完了。那麼您現在就是用銀子作買賣了。不錯、我手裏現在還有五百兩銀子、不穀週轉的、還得有五百兩銀子纔行哪。是、我可以借給您五百兩銀子就是了。費心、費心、您可以作項怎麼個利息。這是甚麼話呢、偕們這樣兒的交情、您用這

點兒銀子、還提甚麼利錢哪、您若是給利錢、我就不借了。是了、那麼我從命了。豈敢、那個錢舖原來是甚麼字號。原字號是德合。您倒過來還改字號麼。是、改字號。打算改甚麼字號呢。打算改裕成字號、您想好不好。這個字號很好、這錢行的買賣、您也通達麼。那錢行的買賣、我不通行、我們舍姪學的是錢行、我打算把他安置在那舖子裏了事。這倒很妥當、打算多僭開市呀。總得下月初間纔能開市哪。等開市、我過去給您道喜去。不敢當、我也要回去了。您忙甚麼了、再坐一坐兒罷。不啣了、我舖子裏還有事哪。那項銀子明天晚上、我給您送到舖子裏去罷。就是、就是。您回去了。您請進去罷。

第十章

回稟老爺、劉木匠來了要見您。叫他進來。劉師傅、我們老爺叫您進去哪。老爺、您好啊。好啊、您納。好啊、您納。怎麼這程子我總沒見你味。我是回了一盪家。幹甚麼回家去了。回家收莊稼去了。今年你們那兒年頭兒怎麼樣。穀八成年紀呀。你種着有多少畝地呀。我種着有一頃多地。今年打了有多少石糧食啊。今年打了有一百石糧食。你這回來應着甚麼活了沒有。還沒應着活了、我今兒來見您、是因為有一處活我要應、就是沒有薦主、我打算求您、給我舉薦。您要應那兒的活呀。西城江老爺那兒、不是要蓋房了麼、我打算要應那個活。我聽見說、江老爺找了好幾個人看過了、可不知道有人應妥了沒有。不錯、我聽見說、有三個人看過了、有倆要

了八千兩銀子、有一個要了七千五百兩銀子、江老爺都不願意、所以都還沒定規了、那麼若是你包那個活、自然總比別人便宜點兒啊。那是自然的、我若是包那個活、不但比別人便宜幾百兩銀子、工程準還要堅固、一點兒也不能含糊。我給你說說那倒容易、可有一層、我聽見說、江老爺的意思、打算說定規了之後、立合同的時候、先給一半兒銀子、下剩那一半兒銀子、總得等完了活纔能給呢、你可以先墊辦的起麼。是、我也知道是先領一半兒銀子、我也打算了打算、可以墊辦的了、因為我有個朋友、開着個甄瓦窯、用多少甄瓦、他都可以供、不用給現錢、趕完了活再給錢、很可以行、還有我的個小舅子、現在開着個木廠子、他存着的木料很多、我可以隨使用、也不用先給錢、我領這一半兒銀

子、不過是預備着買石頭買灰、開發大家的工錢、算了一算、也不差甚麼穀了。既是這麼樣很好了、趕明天我就見江老爺去、給你說說。那麼費老爺的心罷、我多嚒來聽老爺的信哪。你後兒來聽信罷。是了、那麼我回去了。你回去了。

第十一章

老弟是甚麼時候來的。我先來過一盪了、聽說是您沒在家、這麼着我又上別處去了、這剛纔我回來、聽他們說您還沒回來了、所以我在這兒等着您回來哪。那麼叫老弟受等。好說您納、您是上那兒去了一盪。我是出城去、到莊稼地裏看了看。現在的莊稼所都長起來了罷。是、都長起來了。那麼今年秋收有望了。按着脚下看、今年準可以豐收的。您到莊稼地裏

看見他們種地的做活了麼。是我去的時候，他們正在地裏鋤地了，趕晌午的時候，他們就都回去吃晌飯去了，這麼着我就找了一棵大樹，在樹底下涼快了半天，瞧了會子放牛放羊的，趕涼快穀了，我這纔趨達着回來了。您倒真是會高樂的。甚麼會高樂呀，不過是在家裏坐着，也是悶得慌，睡晌覺起來，也是不舒服，莫若出去趨達趨達倒好。你這倒也是養身之法。那兒的話呢，老弟今兒到舍下來，是有甚麼話說麼。大哥，我來是有件爲難的事，要求您替我辦辦。是甚麼事情。是因爲我兄弟現在忽然要分家。你們弟兄們，素日不是很和睦麼，怎麼他忽然想起要分家來呢。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，我想他大概是受了人的挑唆了，所以纔要和我分家。莫非僭們這些親友裏頭，

誰還能離間你們弟兄麼。僭們這些親友裏頭、自然誰也不能挑唆他分家呀、我知道、他近來交了幾個新朋友、都不是很好的人、我想必是他們挑唆的。那麼您來找我、打算是怎麼個辦法呢。我來是因爲我兄弟、素日和您對勁、我打算求您這幾天、把他找到您家裏來、勸勸他、總是能叫他不分家纔好哪。我把他找來勸勸他、那倒沒甚麼不行的、可有一層、我們倆平常雖然對勁、無奈令弟的那個左皮氣、我也不敢保他準聽我的話、儻或他不聽勸、又該當怎麼辦呢。他若實在不聽勸、那沒法子、只可由着他分家就是了。若是他一定要分家、您打算是怎麼個分法呢。我們的房產、是兩處住房、兩處舖面房、西城那處住房、和城外頭那處舖面房、那兩處的房契、全都在外頭押着了、現在就是

我們住着的這處房、和我們舖子那個房子、這兩處的房契沒押、我可以分給他這兩處房產就是了、其餘我們家裏的傢俱東西、他愛甚麼、都可以拿了去、我決沒甚麼不願意的。您這麼辦、是公道極了、親友們決不能有甚麼議論您的了。

第十二章

老兄、怎麼這程子、我總沒見您哪。我回家收莊稼去了。今年收成的、怎麼樣哪。今年收成的、還算好啊。您種着有多少地呀。我的地不多、纔一頃多地。今年您打了有多少石糧食啊。打了有一百多石糧食。那麼今年您打的糧食、比去年多。是去年纔打了六十石糧食、今年比去年、多打着有四十多石糧食了。您去了日子不少了罷。可不是麼、我去了有倆多月了。

怎麼、您這盪回家、去了這麼些日子呢。我是和人打了一場官司、又賣了一回地。您是和誰打官司來着。是和我們一個地鄰打官司來着。是爲甚麼事情。是因爲我有十幾畝窪地、每年夏天一下大雨就淹了、所以這幾年、我也沒種、竟荒着了、我那個地、緊挨着一個姓子的地畝、這幾年我不是沒種那個地麼、可就叫那個姓子的、零碎佔了有幾畝地去、我常在外頭、所以也不知道這個事、趕我這盪回去、聽見我們長工說、我就親自到地裏去一查、可不是叫他佔了我的地去了麼、這麼着我就找那個姓子的去、問他這件事、他一定不認、我可就到衙門去、把他告下來了、趕知縣查明白了、就叫他把佔去我的地、都給我退出來了、這麼着我就都把他賣出去了。是了、像您每年打的這個糧食、

都是留着自己吃啊、還是賣呢。不是都留着自己吃、我們家裏也就是留個三四十石糧食、下賸的就都賣了。您的糧食都是賣在甚麼地方啊。離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有幾里地、有個大鎮店、每五天一集、我們都是拿牲口駝上糧食、到那個鎮店上賣去。到了鎮店上、是賣給糧食店哪、還是賣給客人呢。都是賣給客人的時候多。是您自己賣給客人麼。不是、都是經紀給賣。那經紀都是奉官的麼。是奉官的、他們都得有官給的牙帖、纔能當經紀了。賣糧食用的斛斗、那也都是官定的麼。是那都是官定的。那麼那經紀掙的、都是甚麼錢呢。那經紀就是得用錢。那糧食的行情、是經紀定麼。不是經紀定。是誰定呢。沒人定、大概是這麼着、若是這天糧食來的多、自然行市往

下落、若是這天糧食來的少、自然行市往上長、這是一定的理、並不是有人先定出一個行市來。是了、您這麼說、我就明白了。

第十三章

老弟、我來是問你一件事情。您是問甚麼事情。你西山裏、不是有一處果木園子麼、不錯、是有一處果木園子、是多少畝地的園子啊。五十多畝地的園子。每年你那園子是自己收果子賣呀、還是把樹包給別人呢。前些年、我都是自己收果子賣、這幾年、我可是把樹包給別人。你都是包給誰呢。我都是包給海淀順義雜貨舖。我今兒個來見你、是因爲我有個相好的、他現時在西城開了一個乾果子舖、他再三的求我、給他辦這包果子的事情、我知道你有果木園子、所以我來問問你、若是你

願意過年把樹包給他，我可以給你們拉這絛。他若是願意包，那也沒甚麼不行的。他還叫我問問這包果子，都是怎麼個規矩。那麼您這個相好的，他是外行麼。可不是麼，他本是外行，他這是頭一回作這果行的買賣。那包果子，也沒有多規矩，就是結果子的時候，我同他到園子裏看一看，然後就商量包價是多少，趕說妥了，把銀子給了，這一年的果子，就是他的了。趕包妥之後，還得有個看果子的了罷。那是自然的，總得找一個人，黑下白日在園子裏看着纔行哪。這個看園子的，是僭們給他找啊，還是他各人找呢。那是隨他，若是他託僭們給他找，僭們就給他找，若是他願意他自己找也使得。那看園子的人，不至于偷果子賣呀。那是這麼着，若我給他找的人，那自然我得下

保、若是有偷果子賣的事情、有我一面承管了。那看園子的、每月就是給他工錢、沒別的麼。是就是給他工錢、不過還有那搭窩棚用的席、木板、繩子、杆子這些個東西、都是包果子的給他買、趕後來拆窩棚的時候、可也是那包果子的、把這些個東西拿回去。那麼若是樹上掉下果子來、該當怎麼樣呢。若是平常掉下來的果子不多、那就在地下攔着、等包果子的多啗去了、告訴他就是了、若是偶然遭大風、或是遭雹子、掉下來的果子太多了、那個看園子的、應當趕緊的去、告訴那個包果子的、叫他好去收那掉下來的果子。是了、我回去就照着你所說的這話、告訴我那相好的、等他有甚麼話、我再來見你罷。就這麼樣罷。

第十四章

劉才。 喳。 書房裏那架坐鐘不走了，你回頭到祥盛鐘表舖，把

許掌櫃的請來，給收拾收拾。 是了。 辛苦衆位。 您來了，您請

坐。 我們老爺打發我來，請許掌櫃的到宅裏，有一架坐鐘，給收

拾收拾。 您在那宅裏。 我在富宅裏。 是棉花胡同富宅麼。

不錯，是棉花胡同富宅。 您貴姓。 我賤姓劉，未領教您納。 我

賤姓許。 啊，您就是許掌櫃的，您照應點兒罷。 彼此彼此。 您

那宅裏，還是那位姓朱的管事麼。 不是，換了人了。 換了那位

了。 換了一位姓范的。 怎麼，那位姓朱的攔下了麼。 可不是

麼，散了。 是爲甚麼散的。 是因爲病散的。 是得了甚麼病了。

他本來是個弱身子，又吃烟，今年他忽然一忌烟，烟也沒斷成，可就得了病了，一天比一天重，後來簡直的成了癆病了，甚麼都

不能幹了、這麼着他就把事情辭了、回家養病去了。是了、可是您知道、是竟收拾鐘啊、是還收拾表呢。我們老爺就說是收拾鐘、可沒提還收拾表、到底據我想、您把收拾表的傢伙帶上、萬一收拾表了也不定。那麼僭們這就走罷。掌櫃的、您先請在書房裏坐一坐、我進裏頭告訴我們老爺去。是了。許掌櫃的、這一向好啊。好啊、富老爺倒好。好啊、您納、買賣好啊。托您福、倒還好。現在打夜作了麼。是、打夜作了。現在舖子裏幾位夥計。脚下是四個夥計。幾個徒弟。倆徒弟。都可以上案子做活了麼。有一個可以上案子做活了、那個是新來的、還不行哪。您見天也在舖子裏做活麼。我是不能整工夫在舖子裏做活、總是在外頭辦事的時候多。脚下您那舖子裏、每月做

多少錢的手工啊。現在每月，也就是做個四百來吊錢的手工。四百多吊錢的手工，也就算不少了。不過算可以的就是了。到底比上從先，可差多了。先頭裏，每月可以做多少錢的手工呢。早先每月總做七百吊錢的手工。敢情先頭裏，每月做這麼些個手工哪。是那個時候，每月總有這麼些個。今兒個我請您來，給瞧瞧這架坐鐘，是怎麼個緣故不走了。我瞧瞧，這個鐘是鏹子折了。那麼得換一根新鏹子了罷。不用換新的了，我把這根鏹子，拿到舖子去釘上，再拿回來安上就得了。那麼更好了，您請喝茶罷。您喝罷。我請問您納，像您這貴行，都是學幾年哪。我們做行，都是學六年。是還得寫個字據麼。是得寫一張字據。這張字據，是徒弟剛一上舖子就寫麼。不是。

先得瞧一年、若是徒弟好、纔寫字據哪。那麼趕他學滿了之後、是還在本舖子裏耍手藝啊、是就上別處耍手藝去呢。那都是隨他的便、若是他還願意在本舖子裏耍手藝、也是給他開出工錢來、按着夥計一個樣、若是他不願意在本舖子裏耍手藝、願意上別處當夥計去、也使得。那就是了、還有上回、我託您給買一個醒鐘、您給買了沒有。是、我在這城裏頭各舖子裏、都給您找了、沒有、新近有我們一個同行的人、下天津買貨去、我已經託他到洋行裏給您找一找、若是有他回來的時候、就給您帶來了。那實在費心的很了。那兒的話呢、我也該回去了、僭們改天見罷。您回去了、累肯您納。好說好說。

第十五章

老弟是解家裏來麼。嗟，是解家裏來。怎麼這幾天，我沒見你呀，是幹甚麼來着。我是出外打圍去了。是同誰去的。是同着我們一個街坊去的。是上那兒打圍去了。上東山打圍去了。多嚒回來的。昨兒晚上回來的。打了些個甚麼野牲口來。打了些個野雞、野貓，還打了個野豬。那麼你們這盪圍，打的不錯呀。不錯，可是不錯，到底受的累也不輕。受了甚麼累了。我們倆人，是一個人騎着一匹馬去的，趕到了離東山還有幾里地，有個鎮店，我們可就在那個鎮店上，找了個店住下了，趕第二天，我們就在店裏吃完了飯，把那兩匹馬，寄放在店裏了，我們倆就擰着槍，趨達着上山去了，趕到了山上，我們先是竟打了些個野雞、野貓，趕天有平西的時候，忽然跑來了個野豬，我們

倆就拿槍一打、可就打死了、那個地方、又雇不出人來抬那個野豬、這麼着我們倆人、就把那個野豬、拉回店裏去了、趕回來的時候、我們就用一匹馬馱着野豬、我們倆人、換替着騎那一匹馬、趕到了家、就累的動不得了、您說受的這個累還輕麼。你們雖然受了些個累、到底還打著野牲口了、我們有個親戚、前幾天打圍去了、不但沒打著甚麼、倒把他的一匹馬丟了。怎麼打圍去、會把馬丟了呢。他告訴我、說他騎着一匹馬、上北山打圍去了、他把他的那匹馬、就拴在山底下一棵樹上了、他就擰着槍、上山找野牲口去了、他找了半天、連一個野牲口也沒找著、這麼着他就下山來了、趕到了山底下一瞧、他的那匹馬沒了、這個工夫兒、天忽然下起雪來了、他就頂着雪、各處找了會子、也沒有、這個時候、

天也就黑上來了，他就找了一個破廟，將就着住了一夜，趕到第二天早起，他就覺着身上很不舒服，他沒法子，就扎淨着到衙門裏去報了官，那個官把他丟馬的緣故都問明白了，可就和他說，我這就派差到各處給你找馬去，若是這本地人偷了你的馬去，終久總找的著，若是過路的人，把你的馬偷了去了，那可就難找了，你先回家去就是了，這麼着他就雇了一匹驢回來了，到了家病更利害了，到如今還沒好了，你瞧他這運氣，有多麼背呀。

第十六章

兄台，您沒聽見說，僭們那個朋友馮子園死了麼？我沒聽見說呀，他是多啫死的。今兒早起有人說，他是昨兒晚上死的。你知道他是甚麼病死的麼？我聽見說，他不是好死的。是怎麼

死的。說是吞烟死的。他爲甚麼吞烟死了呢。我聽見說是這麼件事、他有一個朋友、是外鄉人、去年到京裏來、有幾千兩銀子、交給他收着、那個人可就回家去了、趕到今年、那個人又上京來了、可就和他要那幾千兩銀子、子園就不認了、這麼着那個人到衙門去、就把他告下來了、趕官把子園傳到衙門去一問、子園說、並沒這麼件事、又說、若是我存着他的銀子、必有個憑據、如今他一點兒憑據沒有、這是他訛我了、這麼着官就問那個人、有甚麼憑據沒有、那個人說、因爲相好、當初並沒立憑據、官說你既沒有憑據、竟憑口說、我不能給你辦這個事、這麼着就散了、那個人起那麼一氣、可就回家去了、到了家不多幾天、就弔死了、趕知縣去驗屍的時候、起死鬼套褲裏頭、翻出一張陰狀來、上頭寫的都

是告子園的話、這麼着他聽見這個風聲不好、他一害怕、就吞烟死了。你提這件事情、我想起來了、今年春天、我恍惚聽見人說、他和人打官司來着、巧了就是爲這件事。光景就是這件事罷。還有一件事、你管保不知道、在僭門沒認得他之先、他已經就作過一件屈心的事了、作過一件甚麼屈心的事。他先頭裏、不是開過一個錢鋪麼。不錯、他是開過一個錢鋪。他開錢鋪的時候、有一個外省的人、和他相好、就在他那鋪子裏借住、後來那個人得了重病了、臨死的時候、可就和他說、我那箱子裏、有一千多兩銀子、僭們倆相好一場、我死之後、所有我那銀子和東西、都求你給我寄回家裏去、他當時就都答應了、趕那個人死之後、他就變了心了、他竟把東西、給那個人寄回家去了、可就把那一

千多兩銀子、昧起來了、後來那個人家裏給他來信、問他死鬼留下銀子沒有、他就寫了一封回信、告訴人家說、沒留下銀子、趕後來他忽然得了一場病、他在家裏養病的時候、他舖子裏有一個夥計、就偷了他幾百兩銀子跑了、趕他病好了、就把買賣也收了。您這都是聽誰說的。我這都是聽有在他舖子裏學過買賣的一個徒弟說的。像他先頭裏、既然做過一件屈心的事了、就該當悔改纔是的、怎麼後來又做這麼件屈心的事呢、到如今、還是各人把各人的命要了。你不知道、凡這宗沒良心的人、大概都是這麼着、若是一見錢、立刻就把天理報應、全都忘在九霄雲外去了、他現在吞烟死了、這簡直的就是遭了報了。

第十七章

老兄剛纔那個姓馬的進來、找您是說甚麼話來着。他說他現在要贖當、托我給他借幾十吊錢、另外還託我給他找個跟官的事情。他託您這兩件事、您都應了麼。是、我都應了、我這麼告訴他的、我說現在我手底下沒錢、等我上別處給你借去、若是借著了、你就使喚、若是借不着、你再另打主意就是了、至於說找事這層、等底下有跟官的事、我必給你舉薦。依我勸您、他託的這兩件事、您都別給他管。怎麼。您若是給他借錢、他一定不還您。您怎麼知道他一定不還我呢。他向來借人家的錢、都沒還過、所以我知道他如今借您的錢、將來也是一定不還您。我想這幾十吊錢、他不至於不還我。別的幾十吊錢、就是幾吊錢、他也是不還、況且他借這個錢、也不是真拿去贖當。他不是拿

去贖當、是拿去幹甚麼呢。他是拿去要去。怎麼、他還要錢麼。他最愛要錢、他整天家、竟在寶局上。他家裏都是有甚麼人哪。他母親早死了、現在就是他父親還活着了。他沒有弟兄姐妹麼。他沒有哥哥、也沒有兄弟、就有一個姐姐、早就出了門子了。他還沒成家了麼。他沒成家了。他父親有多大年紀了。他父親今年總有七十多了。是個做甚麼的。是木作的手藝、先頭裏開過一個小木廠子、後來也關了、如今是竟仗着給人家做活、掙錢來過日子。他這個人、會幹甚麼呀。他任甚麼都不會幹、就會花錢。他沒學過買賣麼。他學過一回買賣。他學過甚麼買賣。他在一個藥舖裏學過買賣、去了有一個月、掌櫃的就不要他了。是爲甚麼不要他了。是因爲他又饞又

懶、不守舖規，所以就不要他了。那麼他後來沒作別的事麼。他後來又跟過一回官。跟過甚麼官。那一年有一個外任的官，進京引見來了，住在城外頭會館裏了，有人把他舉薦了去當跟班的。那個官見天叫他出去，給買古玩玉器各樣兒的東西，他就撇開了一賺錢，倆月的工夫，他就賺了有好幾百兩銀子。後來那個官知道他這個毛病了，可就把他辭了，現在那幾百兩銀子，巧了是都花完了，所以纔來找您給借錢，依我勸您，也別給他借錢，也別給他找事，您若是給他借錢，他必不還您，若是給他找事，他必不能給您作臉，索性不管他的事倒好。那麼據你這麼說，將來他父親死了，他可就要糟了。我早給他斷就了，他父親死之後，他一定抱沙鍋。那麼他託我的那兩件事，我怎麼回復他。

呢。您就告訴他，錢是借不出來，找事是沒有，就得了嗎。這麼着，我就照您這話告訴他，免得他指著了。

第十八章

李起。 喳。你把這套書、給琉璃廠寶文堂書舖裏送了去，告訴俞掌櫃的說，叫他給配一個書套，還有這個單子，也交給他，叫他按着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，每一都先拿一套，交給你帶回來，我看看。是、老爺若沒甚麼別的事，我現在就去罷。我沒別的事，你這就去罷。辛苦衆位，俞掌櫃的在舖子裏了麼。是在裏頭了，您請進來坐罷。辛苦俞掌櫃的。李爺，您起宅裏來麼。是，起宅裏來。您來是有甚麼事麼。可不是麼，我們老爺打發我拿這套書來，叫您給配個套，這兒還有一個單子，您瞧瞧，我們老

爺說、叫您按着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、每一部交給我拿回一套去先看看。這個書套、我們給配一個就是了、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、我們這舖子裏就有兩部、下餘的那幾部、我還得上別處找去。那麼您就先拿舖子所有的這兩部、交給我帶回去、下餘的那幾部、您上別處給找找去、過幾天我再上您這兒取來罷。我想您不用上這兒取來了、趕過幾天、若是我找著了、我就親自給送到宅裏去罷。那更好了。這兩套書、給您包好了。那麼我失陪了。您回去了。回老爺知道、那套書我交給俞掌櫃的了、告訴他給配個套了、您要的那幾部書、他們那舖子裏就有兩部、叫我先拿那兩部拿了、兩套來、給您看看、下餘的那幾部、俞掌櫃的得上別處找找去、趕過幾天、他若是找著了、他親身給您送來。

是了、你先把這兩套書、擱在書櫃子上去罷。辛苦李爺。俞掌櫃的、您纔進城麼。可不是麼、纔進城。您這拿來的、都是甚麼書啊。這就是上回老爺叫找的那幾部書、我都找著了、拿來。我們老爺下天津去了。多嚒走的。昨兒早起起的身。是有官差去的麼。不是官差、是辦自己私事去了。得去多少日子。連來帶去、總得十天罷。那麼我拿來的這書、怎麼樣呢。我們老爺留下話了、說是若是您拿了書來、就先留下罷。那麼您瞧、這是六套書、那個原單子上開的是八部、上回您拿了兩套來、我今兒個每一部、又拿了一套來、前後共總拿八套書來、還有這個單子、也託您交給老爺、所有這幾部書的價值都在這個單子上寫着了。是了、還有配套的那套書、您給配得了沒有。

配得了、我今兒個忘了帶來了、等底下我再來的時候、給帶來罷。
那就是了。您想我可以多啗來好呢。我算計着、我們老爺
總得月底纔能回來了、這麼着罷、趕我們老爺回來的時候、我出
城請您去罷。那倒不用勞動您納、我月底月初、還有別的事進
城來了、我可以順便到這兒來、打聽打聽就得了。那麼也好。
那麼我失陪了。您回去了。僭們過幾天見。

第十九章

老兄、怎麼我來找您好幾盪、您都沒在家、您是忙甚麼了。我是
給人說合事情了。您是給人說合甚麼事情來着、告訴得我、告
訴不得。沒甚麼告訴不得的、是我們舍親認得的一個朋友、和
人打了官司了、我們親戚託我出去、給他們說合說合。是爲銀

錢賬目的事情麼。不是銀錢賬目，是爲買貨的事。爲買貨，怎麼會打了官司了呢。是這麼件事，我們這個親戚認得的這個朋友姓沈，他是在保定府開着個大洋貨舖，字號是信義，他今年夏天到這兒來的，就住在這東關外頭福盛店裏了，在偕們這大東街，泰和洋貨棧裏，批了六十包洋布，批單上寫明白的，是倆月交貨，趕到上月就到了日子了，沈掌櫃的就到泰和棧去，問貨到了沒有，他們說還沒到了，這麼着沈掌櫃的又等了些日子，又去打聽，貨還沒來了，趕到前幾天，沈掌櫃的到西街棧房裏，有別的事情去了，聽見說新近有一個客人，買妥了泰和棧裏的六十包洋布，是起一個姓王的經紀手裏買的，聽那個客人買的那個價值，比沈掌櫃的原定的價值貴，銀子可還沒兌了，貨也還沒起哪。

沈掌櫃的一想、這一定是他定的那六十包洋布、泰和棧如今是貪多賺錢、又轉賣給別人了、心裏可就氣的了不得、這麼着他這天晚上、就到泰和棧裏問這件事情去了、泰和棧不認、說是沒這麼件事、後來沈掌櫃的指出那個王經紀來了、泰和棧沒法子可就認了、說是下月還有六十包洋布來哪、叫沈掌櫃的等那六十包洋布來、沈掌櫃的不等、說是就要這現在有的那六十包洋布、泰和棧不肯給、說是若實在不能等那六十包洋布、只可把原給的定銀退回去、把批單一燒、就算沒這麼件事了、沈掌櫃的不答應、說是竟退定銀不行、還得包賠賺利纔行哪、泰和棧一定不肯認、包賠賺利、這麼着沈掌櫃的就寫了一張呈詞、粘連那張批單、在縣裏就把泰和棧告下來了、前兒個知縣過堂、把他們兩造大

概問了一問、就吩咐叫他們下去、找人先說合、若是說合不了、再補一張呈詞再問就是了、這麼着我們親戚找我幫着他出去、給他們說合、昨天晚上、算是纔給他們都說合完了。您怎麼給他們說合完了的呢。我們給他們這麼說合的、還是叫秦和棧、先把這現在有的那六十包洋布、給沈掌櫃的、叫他們和那個客人說、等下月那六十包洋布到了、再給那個客人就是了、這麼着大家都答應了、昨兒個晚上、把貨也起了去了、銀子也兌了、就等明兒個沈掌櫃的、在縣裏遞一張和息呈詞就結了。

第二十章

兄台、您這是解舖子來麼。不是、我是到天盛當舖封貨去了、纔回來。您用過飯了麼。我吃過了。您若是沒吃飯、我可以叫

廚子、給您快預備飯。我真吃了、我是同着一位相好的、在外頭吃的。那就是了、今兒個天盛當舖、貨多不多。古玩玉器少、衣服銅錫器多、您都是封了些個甚麼貨。我就封了倆表、沒封別的。我看封貨得便宜的少、總是上檔的多。那也是碰運氣、若是走紅運的人、他去封貨、就許遇見俏貨、趕他封了、當舖就賣漏給他了、他就可以賺了好錢了、若是走背運的人、他一封貨就打眼、當舖本就當打了眼了、他又封打了眼了、不但不能賺錢、倒還得賠出好些個錢去。您說的這話實在不錯、我們這舖子、前幾年封了好幾回貨、沒一回不賠錢的、所以現在不論那個當舖請、我們決不去封貨了。我告訴你、去年有一個封貨得了便宜的、這個人是我們一個遠親、去年十月裏、西城恆順當舖、請他去

封貨、他封了一個銅表、四兩銀子、當舖就賣給他了、趕他拿回家去、一細瞧、敢情是個金表、後來他拾掇好了、賣了四十多兩、賺了有十倍利、這就是遇見俏貨、得了便宜了。

第二十一章

大哥、剛纔我到棧裏找您去了、夥計們說您上西街去了、所以我迎著頭找您來了、可巧就遇見了、您作甚麼這麼早上西街去了。今兒早起火輪船到了、我們棧裏給一個客人雇小車子運行李來着、推小車子的、給客人運錯了兩隻箱子、客人不答應了、夥計們沒了主意了、打發人到家裏找我去、我纔起來、聽見這個事情、我就趕緊的洗了臉、到棧裏見了客人一問、那個客人說、他姓陳、是福建人、在江蘇作官、如今是要上京去、今兒早起火輪船

到了、他就下船、住在我們棧裏了、他就叫我們夥計、給他雇了輛小車子、叫他一個跟人帶着、到船上去、把行李起下來、趕把行李運到棧裏來了、他一瞧、他短了兩隻紅皮箱、這裏頭又有兩隻白皮箱不是他的、那白皮箱上寫着徐子芹三個字、他就問他那倆底下人、怎麼會運錯了兩隻箱子呢、那倆跟人說、不是他們的錯、他們倆人在船上歸着零碎東西來着、是那倆推小車子的、自己上船、把箱子搬下來的、所以纔搬錯了、這麼着那個客人、就告訴我們棧裏的夥計、叫那倆推小車子的、快去把他那倆紅皮箱給找回來、那倆推小車子的、去找了半天、也沒找著、客人是所不答應、要定了箱子了、夥計們也都著了忙了、就趕緊的打發人找我去了。您給那個客人、找回那兩隻箱子來了麼。是、我已經找

著那位姓徐的客人了、姓陳的那兩隻紅皮箱、是在他那兒了、我現在回棧裏去、先雇一個小車子、把姓徐的那倆白皮箱、給他推了去、把那倆紅皮箱就換回來了。您怎麼找著那位姓徐的客人了。我先在僻們那條街上、各棧裏都問了、並沒有姓徐的客人、這麼着我就到了西街、挨着各棧一問、起問到永利棧了、他們說是有一位姓徐的客人、是剛纔到的、這麼着我就進那個客人的屋裏去了、一問他的號、他說是叫子芹、我就把運錯了箱子的事情、告訴他說了、他說我的行李是纔運來的、還沒查點了、等我現在一查點就知道了、趕他一查點、可就說是錯了兩隻箱子、我這兒短了兩隻白皮箱、多出兩隻紅皮箱來、我一聽這話對了、這麼着我就和他說、回頭我就打發小車子、把您那兩隻箱子送來、

您把這兩隻紅箱子，就交給他們帶回去就得了，這麼着我就回來了，你這麼早忙着找我，是有甚麼要緊的事情麼。因為我們今兒個有點兒緊用項，找您攜給我們幾百塊錢用。有，你跟我到棧裏取去罷。

第二十二章

老弟，我聽見說，你們那位令親王子泉被參了，是真的麼。不錯，是真的。你知道是爲甚麼事被的參。我起去年就聽見說，他要被參，我還不很信，如今果然真被參了，前幾天我見了子泉他哥哥，據他說，是因爲兩案事壞的官，一案是前年秋天，縣城裏頭有一個錢舖被劫，搶了有幾百兩銀子，賊去，他連一個賊也沒拿著，那個時候撫台就出了參了，把他的頂戴摘了，給他幾個月的

限、還留在任上、叫他趕緊的拿賊、趕到滿了限了、還是一個賊也沒拿著、這麼着他又展了好幾回限、直展到去年冬天、那一夥子賊、始終也沒拿著、偏巧今年春天、縣城裏頭有一個人、半夜裏進了一個人家兒裏去、殺死了倆人、兇手逃跑了、又添上了這麼一件棄兇逃走的案、這麼着撫台就把他參革了。那麼他現在已經離了任了麼。是已經離了任了、在省裏住着。他宦囊怎麼樣。他有甚麼宦囊啊、他現在是兩袖清風。他既是宦囊羞澀、何必還在省裏住着呢。他倒願意回來哪、就是一時回不來。怎麼回不來呢、是沒有盤費麼。倒不是沒有盤費、是因爲他革職之後、撫台派委員到他衙門盤查倉庫去了、查出他虧短有四千多兩銀子的錢糧、委員問他怎麼會虧短了、這麼些個錢糧

呢。他認了是他挪用了，這麼着那個委員就稟報撫台了。撫台就派員把他寓所裏的東西都封了，把王子泉調到省裏去，給他倆月的限，叫他把虧短國家的這個錢糧都交還上。若是過了限期不交還，就要請旨抄他京裏的家了。這麼着他急了，就寫了一封信，打發了他一個家人到京裏來見他哥哥，叫他哥哥不論怎麼想法子，趕緊的給他湊五千兩銀子，交給這個家人給他帶回去。他哥哥見著這封信，著急的了不得，找我去，託我把他城外頭那處鋪面房給他賣了，這麼着我就趕緊的一給他賣還算好。賣了五千兩銀子。前兒個他哥哥交給來的那個家人給他帶了去了。那麼他若是把虧短的錢糧如數都交還上，他寓所裏封着的那個東西，怎麼樣呢。趕他把這銀子交還之後，上司自然派

官、到他寓所裏去啓封、就把東西照舊還給他了、那他也就可以回來了。

第二十三章

大哥、我問您一件事、令友錢輔臣那個當舖、現在止當候贖了、是爲甚麼呀。那個買賣不行了、快收了。怎麼、聽說那個買賣不是很好麼、怎麼會不行了呢。你止知其外、不知其內、當初他開那個當舖、並不是都是他自己的銀子、他有一個親戚、是個作官的、有一萬多兩銀子、白借給他使喚、不要利錢、他自己不過有幾千兩銀子、就這麼把那個當舖開了、這幾年買賣倒很好、賺的錢也不少、趕到前年、他那個親戚放下知府來了、可就在那一萬多兩銀子、要回去了、雖然撤出那一萬多兩銀子去、他那個買賣還

可以支持得住、忽然他無故的想做洋藥的買賣、起初還不過買個一兩箱子洋藥賣、偏巧賺了錢了、膽子可就壯了、這麼着又買了七八箱子洋藥賣了、又賺了錢了、所以膽子更大了、趕到了去年快封河的時候、有一個廣棧裏、來了一百箱子烟土、他聽見說沒有別的火輪船來了、他一想、他若是把那一百箱子烟土買下、留着冬天賣、必賺好錢、這麼着他就到了那個廣棧裏、和那個廣棧的掌櫃的一商量、願意把那一百箱子烟土都留下、倆月之後付銀子、那個廣東人也答應了、趕他買妥了、過了有兩三天、忽然又來了一隻火輪船、裝了有五六百箱子烟土來、這個行市就直往下這麼一掉、他沒法子了、就趕緊的都賣出去了、賠了有好幾千兩銀子、可就把那個當舖也拉躺下了、這都是他放着穩當買

賣不做、妄想發財、所以纔壞了事了。大哥您看、獨做那洋藥買賣的、總沒有長久富貴的、就是有起這上頭發了財的、也不過是眼前歡、不多幾年、自然的就敗了。那是一定的理、那本是損人利己的買賣、怎麼能長享富貴呢。我們本鄉有一個恒原土局子、買賣很大、四遠馳名、那個東家姓郝、都是自己下天津、起洋行裏買貨、一回總買幾百箱子的貨、舖子裏總有幾十個夥計、這些年所發了財了、家裏蓋的房子很多、上下有百數多號人、騾馬成羣、這麼樣兒的財主、趕到去年、會一敗塗地了、我先還不知道是怎麼敗的、這麼快、趕後來我細一打聽、纔知道政情是這幾年買賣發了財了、東家所不上舖子了、竟在家裏納福、也老沒算大賬、舖子裏那些個夥計們、見天黑下往外偷烟土、東家是一概不知

道、趕到去年、還是姓郝的有倆朋友、知道他舖子裏有了毛病了、可就叫他上舖子算賬盤貨去、這麼着他纔到了舖子裏一算賬、虧空有好幾萬兩銀子、又一盤貨、剩了不過有幾箱子土了、他就問夥計們、賬怎麼虧空的、貨怎麼短的、那些個夥計們都說不知道、這麼着他沒法子了、就把房子牲口都賣了、算是把該洋行的銀子都歸上了、然後把舖子也關了、他起那麼一口氣、得了一場病就死了、家裏底下人們也都散了、就剩了他們本家的人了、脚下是吃一頓挨一頓、這麼樣兒的苦法、您瞧、這都是賣洋藥的收場。

第二十四章

老弟、你是多咯回來的。我是新近回來的。你這是解江西回

來麼。不是我是起江蘇回來。你當初不是上江西去了麼，怎麼如今是解江蘇回來呢。我是原本上江西去了，後來又到蘇州去了。你這幾年在外面，事情怎麼樣。在江西那幾年，事情倒很好，就起到了蘇州之後，事情就所不順了。你既在江西很好，作甚麼又到蘇州去呢。因為我們那位舊居停，去年調任雲南了，打算要邀我一同去，我是嫌路太遠，不願意去，打算要回京來，他勸我不叫我回來，他說他有一位同年的，在蘇州是候補道，姓和，他要把我舉薦到那兒去辦書啟，我也願意去，這麼着他就寫了一封薦信，打發我到蘇州去了，趕我到了蘇州，纔知道和公那兒還有兩位師爺了，那倆人都是浙江人，見我去了，都很欺生，我是諸事掣肘，他們倆人若是打起鄉談來，我是連一句也不懂。

得、若是偶然我問他們一件事、他們都和我粧不知道、不肯告訴我、我就連出去走走逛逛、他們倆都碍着我、我看他們那光景是過於咬羣、我一想、我們若是再往下混、可就要生分了、這麼着我就辭了館回來了。那位和公待你怎麼樣。那位和公待我、倒還罷了得、就是這回我辭館的時候、他還問我、是爲甚麼緣故辭館、我也不便提我和同人不合、我就說、我京裏有件要緊的事、得回去一盪、他還說、若是我到京辦完了事、還請我回去哪。那麼你這盪回來、還打算出外去不出外去呢。我這盪回來、原打算是要考供事、著比若是考上了、我就要在京裏當差、不出外去了、趕我到京裏一打聽、已經考過去了、現在我的意思是這麼着、若是有合宜的事、我就可以出去、若沒有相當的事、我就先在京裏就

是了。現在可有個出外的事，不知道你願意就，不願意就。是怎麼個事情呢。我有個至好的朋友，他新近放下山西太原府遺缺知府來了，前兩天他託我給請一位書啟師爺，我現在意中也是沒人可薦，如今你回來了，若是願意就，我可以給你舉薦。此公怎麼稱呼。他姓常，號叫春圃。是在旗麼。不錯，是旗人。他那個人怎麼樣。是個極忠厚、極和平的人。既是這麼着，您就給我說說罷。束脩這層，你打算怎麼樣。那層倒好說，您給作項就是了，只要人對勁，錢多多少少的甚麼要緊。他那個人，我管保你們倆人準可以對勁，那麼明兒個我就見他，給你說去，費心費心。好說好說。可是您現在沒當甚麼差使麼。沒有，我就起那年告病回來，到如今舊病還是時常的犯，怎

麼能當差呢。那麼您見天在家裏，作甚麼呢。好天的時候，可以找朋友去談一談，颯風下雨的時候，就是在家裏看書。那麼您倒是很清閒哪。甚麼清閒哪，不過是虛度歲月就是了。

第二十五章

老弟，我告訴你一件可笑的事。甚麼可笑的事。月裏頭有一天夜裏頭，有三更多天，我剛睡著，就聽見我們後頭院子裏，咕咚的一聲，跳進一個人來，把我嚇醒了，我當是有了賊了，就趕緊的叫底下人們起來，快打着燈籠照照去，這麼着那幾個底下人們，聽見說有了人了，就都趕緊的起來，點上了燈籠，拿上了棍子，就往後頭院裏去了，這個工夫兒，我也起來了，開開了屋門，就往後頭院裏瞧去了，趕我到了後頭院裏，就聽見底下人們說，拿住了

一個人、身上可穿的很體面、又不像個作賊的、又聽見那個人說、你們別拉我、我的脚蹠了很疼、我不是作賊的、我是避難的、我聽見他說他是避難的、我可就往前去一看、長得很體面的個年輕的人、我又一細瞧、認得他是個念書的人、他姓蔣、在城外頭住、我們倆在城外頭一個古玩舖裏、遇見過兩回、彼此倒還很相得、這麼着、我就叫倆底下人、攙着他、趨了半天、可就好了、然後我就把他讓到書房裏去了、趕到了書房、他一瞧是我、臉上很不得勁、我就問他、是遇見甚麼事了、他說他是在我們房後頭寶局裏、耍錢來着、忽然有一個官、帶着兵去抓局去了、他先跑出來了、因爲沒地方藏、所以他就爬到牆上去、跳到這院裏來了、這麼着我勸了他半天、叫他後來改了、別耍錢了、留他住了一夜、趕到天亮回去

的、昨天他給我道謝來了、他告訴我說、他現在已經起下誓了、從此決不要錢了。像這個人、能敬聽您一勸他、立刻就改過了、這就是個有志氣的、我先頭裏有一個相好的、他吃大烟、因為我勸他忌烟、他倒惱了我了、不和我來往了。你們這個相好的、也真別致、怎麼你勸他忌烟、他倒惱了你了。他那個人、實在的是糊塗。他原先本不吃烟、後來是因為他挨着一個吃烟的朋友、慢慢兒的可就吃上癮了、先吃的還不多、後來是一天比一天吃的多、到了去年、他臉上所帶了烟氣了、精神也不佳了、我看他那光景很不好、我就和他說、依我勸你、把烟忌了罷、再要往下吃、可就怕不好了、我可以起上海、給你買忌烟藥來、見天你就按着那個方子吃藥、慢慢兒的自然就把烟斷了、他聽我這話、就答應了一聲、

這麼着我就託朋友、起上海買了好幾塊錢的忌烟藥來、給他送了去了、趕又過了些日子、我遇見他的底下人了、我就打聽他忌了烟了沒有、他的跟人說、他並沒吃那忌烟藥、現在烟吃的、比先頭裏更多了、這還不要緊、後來我聽見他在一個朋友家裏說、我多事無故的勸他忌烟、他很不喜歡、我給他送去的那忌烟藥、他也不敢吃、說是怕是裏頭有毒藥害他、這麼着那個朋友聽不過他這話了、就說他、你說的這話不對、人家勸你忌烟、不是好意麼、人家和你又沒仇、作甚麼拿毒藥害你呢、你說這話、實在是不說理、起那麼他連那個朋友也惱了、趕到今年年下、他也沒給我拜年來、我知道他是和我絕了交了、您說像這樣兒的人性、天下還有麼。

第二十六章

老兄、我告訴您一件可氣的事。甚麼可氣的事。我認得那個相好的姓江的、他前幾天和別人夥同一氣、哄騙我好幾千吊錢去。他怎麼會哄騙你這麼些個錢去呢。那天他到我家去了、他說他認得一個人、脚下在家裏弄局、約我去耍去、我就跟他去了、趕到了那家兒一瞧、有七八個人、都坐在那兒耍哪、我連他們一個人也不認得、他這麼一給我引薦、他告訴我說、都不是外人、都是他認得的、這麼着我就坐下一耍、可贏了幾十吊錢、然後就散了、趕下回、我本打算不去耍去了、他一定約我去、我沒法子又去了一盪、可就輸了好幾百吊、他就和我說、不要緊、再去幾回、就可以贏他們幾千吊錢、我就信了他的話了、又跟他去了五六盪、

又輸了四千多吊錢，他們把局也收了，見天總有兩三個人到我家裏去要賭賬，我找姓江的去，他藏起來不見我了，這麼着我當了兩箱子衣服，纔把賭賬還了，到了昨天，有一個朋友告訴我，說是那個姓江的和那幾個人商量好了的，哄騙我，您說可氣不可氣。那個姓江的，自然是可惡，到底也怨你自己不好，你若不跟他要錢去，他也不能哄騙你。這話也不錯，到底他既和我相好，又幫着別人賺我，他也太不是人行了。你提起這設局誑騙來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我們那本鄉地方，有一年有幾個本地的無賴子，開了一個賭局，竟打算哄騙人，上了他們檔的人，可也不少了，並且都兇橫的了不得，誰若是輸給他們錢，還不起他們，就得把房產地產折給他們，就這麼樣兒的不說理，我們本地有一個財

主人很聰明、待本地的人也很好、他聽見說了很有氣、這麼着這天晚上、他就坐着自己的車、到那個賭局去了、趕他進了那個賭局、見了那幾個無賴子、就提他是誰、特意到這兒耍錢來了、大家聽說、都知道他是本地財主、可就喜歡的了不得、他們那幾個無賴子、就背地裏一商量說、他這乍來、俗們先叫他贏幾回錢去、後來他就肯來了、等着抽冷子一天、叫他輸個一萬八千的、俗們可就發了財了、趕都商量好了、就坐下了一耍、果然那個財主贏了、他們當時就把錢給了、後來那個財主又去了兩盞、又贏了、又給的是現錢、趕到這天晚上、那個財主又去了、就起定更天耍起、直耍到天快亮了、那個財主輸了有一萬多吊錢、趕到大天大亮了、那個財主就和他們說、我先回家去、把錢給你們預備出來、趕到

晌午、你們到我家裏取去就是了、他們都答應了、那個財主就回去了、趕到晌午、他們就去了、倆人、到那個財主家取錢去了、底下人回進去了、那個財主就把他們叫到書房裏去、就問他們倆、你們是幹甚麼的、到我這兒來作甚麼、那倆人說、您怎麼不認得我們了、我們是在某處開賭局的、您忘了、您昨兒夜裏不是在我們那塊兒耍錢、輸了一萬多吊錢、叫我們現在取錢來麼、那個財主聽這話、立刻就生了氣了、說、你們倆別胡說、我一個財主、和你們無賴子耍錢、你們真是發昏了、你們打算訛我來、你們可是瞎了眼了、你們倆快走、是你們的便宜、不然我把你們倆送衙門、辦你們訛詐、那倆人聽這話、嚇的也不敢言語了、就趕緊的跑回去了。

第二十七章

老弟、你是怎麼了、臉上這麼刷白的。我是不舒坦了幾天。是這麼不舒坦了。我是給人管了件閒事、受了點兒氣、把肝氣的病勾起來了。給誰管閒事來着、受了甚麼氣了。上月僭們那個相好的溫子山、託我給他買地、我認得有一個京東的人姓孫、他有一頃多畝地要賣、這麼着我就把那個姓孫的帶了去、見了溫子山、然後他們倆到了京東、把地都瞧了、回來就請我作中人、給他們說合價值、說妥了的是一千兩銀子、兩下裏都應答了、就定規是大前兒個立字據過錢了、趕大前天我一早、和那個姓孫的、到溫子山家裏去了、趕到了他家裏、他還沒起來了、我們倆就在他書房裏、等了他半天、他這纔起來、趕他見了我們、他說那個地、他不能買了、我們就問他、是怎麼不能買了、他說他湊了會子、

不穀一千兩銀子、我們問他、湊了有多少銀子呢、他說他湊了有九百五十兩銀子、那個姓孫的聽這話就說、那麼九百五十兩銀子、就九百五十兩就是了、這麼著就立了字據、過了錢了、鬧得我好對不過那個姓孫的、他若是果然真湊不出那五十兩銀子來、那還倒情有可原、他那麼財主、別說是五十兩、就是五萬兩、也現成、我可恨他、他安心佔人家的便宜、叫我對不住人、趕我那天回到家裏去、越想越可氣、就因爲這個、勾起我的舊病來了、就不舒服了。你不知道、溫子山他那個兄弟、比他還可惡了、先頭裏他常和我夥辦買賣、凡經他手賣的貨、到了分賺賬的時候、他總短分給我這麼三千兩吊、他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和他要、他嘴裏可老說、我這回短您是兩吊是三吊、過兩天我給您找補、起那麼可

就永遠不提了、趕攔得日子多了、我也忘了、這件事就算化了、他就這麼小取、那幾年我吃了總有幾百吊錢的虧、再若是論外頭交朋友走親戚的道理、他是一概不懂、他就是上炕認得女人下炕認得錢、就這麼道人、去年他家裏辦白事、再三的求我、給約兩位朋友、在他家裏幫著他熬熬、我就請了兩位至好的朋友去、幫著他熬了五六夜、人家還是真盡心竭力的給他照應、趕辦完了事之後、他並沒到人家裏給人道乏去、後來有一天、在街上遇見人家、他一低頭、就過去了、簡直的沒理人家、你瞧他這宗人性、有多麼可惡、近起來、我聽見說更好了、他在家裏放重利息錢了、誰借他的錢使喚、都是八分的利錢、外頭已經有了重利盤剝的名聲了、我早就看透了、他那個財主不久就敗、古人說的、刻薄成

家、理無久享、這是一定的理。

第二十八章

老弟、我聽見說。你們令弟不是回來了麼、怎麼還沒見他出來了。他回來就病了。是怎麼了、在道兒上受了熱了麼。倒不是受了熱了、是受了點兒驚恐。受了甚麼驚恐了。是在船上遇見賊了。你告訴我、是怎麼遇見賊了。他是和一個朋友、搭幫回來、倆人帶著一個底下人、雇了一隻船、這天晚上、船灣在一個地方了、起到夜靜的時候、忽然起岸上來了十幾個賊、都拿著火把、刀槍就上船來了、拿刀把艙板砍開了、就進了艙裏頭去了、就拿著刀指著我們舍弟問、都是有甚麼東西、我們舍弟說、我們的東西、都在這艙裏頭擺著了、別處沒有了、這麼著那羣賊、就

把箱子和包袱現錢都拿了去了，就是把鋪蓋給留下了，幸虧我們舍弟身上有一個銀兜子，裏頭裝着有十幾兩金子，還有幾十兩銀子沒丟，趕到天亮了，他們到了一個馬頭上，我們舍弟就和那個朋友商量，打算下船，起旱路走，那個朋友也很願意，這麼着，他們就把鋪蓋搬下來了，到了馬頭上，雇了兩輛車，就起旱回來了，趕到了家，可就病了，請大夫來瞧，說他是驚嚇，夾着點兒時令，現在吃着藥了，還沒好了。

第二十九章

老弟，你提你們舍弟走路遇見賊了，我也想起一件事來，告訴你，說有一年，我們先伯同着一位朋友，上甘肅去，雇了兩輛車，帶着倆跟人，一個人坐着一輛車，就起了身了，有一天走到一個地方，

那倆趕車的路都不熟，可就走岔了道了，直走到掌燈的時候，也找不著一個鎮店，大家很着急，沒法子就這麼瞎走，趕走到快定更了，就走到了一座大樹林子裏，就看見樹林子那邊兒，露出一點兒燈光來，這麼着他們這倆車，就奔了那個燈光去了，趕臨近了一瞧，是個店，外頭掛着倆麵幌子，店門關着了，臨街是個窗戶，裏頭可點著燈了，這麼著他們就叫開店門了，把車趕進去了，趕到了裏頭一瞧，冷清清，連一個客人也沒有，這麼着他們就挑了三間屋子，把行李都搬進去了，然後就叫店家，打洗臉水沏茶弄飯吃，我們先伯就見那幾個店家，都那麼賊眉鼠眼的心裏，可就有點兒犯疑，趕吃完了飯了，那位朋友在炕上拾掇行李，這個工夫兒，就進來了一個店家沏茶，我們先伯就見他，不住的拿眼

睛瞧炕上的行李、我們先伯看他這分光景、更疑惑了、可不敢說、恐怕那位朋友知道害怕、趕喝完了茶、我們先伯就到後頭院裏出恭去了、趕他納到了後頭院裏一瞧、有三間屋子、一間是茅房、那兩間是堆草料的屋子、趕我們先伯進到茅房裏去、正出恭了、這個工夫兒、就聽見起前頭院裏來了倆人、把堆草料的那屋裏的門推開了、進去拿草料去了、就聽見這個和那個說、剛纔掌櫃的把你叫了去、到底是怎麼商量的呢、就聽見那個說、是這麼商量的、趕到夜靜的時候、僭們倆人去殺那倆趕車的、他們三人去殺那倆客人、和那倆跟人、我已經和掌櫃的說開了、事完之後、就把那兩輛車、分給僭門倆人、一個人一輛、不論那倆客人有多少銀子、僭們倆人全不管、我的意思是這麼著、趕僭們倆人、把這兩

輛車分到手、明兒個早起、僭們把買賣一辭、一個人趕著一輛車就回家去了、從今以後、僭們倆人改邪歸正、再別作那害人的事情了、你想這麼辦好不好、那個人就說、不錯、這麼辦很好、說完了就聽見他們倆人上前頭去了、我們先伯心裏說、怪不得我看那幾個店家、那麼賊形可疑的、敢情真是個黑店、這麼著可就出了茅房、到了自己的屋裏、就把剛纔聽的話、都告訴那個朋友說了、那位朋友聽這話、就害怕的了不得、大家正在屋裏爲難、沒有主意了、這個工夫兒、忽然聽見來了好幾輛車、直叫店門、趕店門開了、就見趕進六輛鑣車來、是倆客人四個保鑣的、我們先伯就說、這可不怕了、僭們回頭可以放心睡覺罷、這麼著又打發了一個跟人過去問了問鑣車、他們說是明兒早起五更天起身、這麼

着我們先伯他們也睡到五更天起來、叫趕車的套上了車、就跟鑣車一塊兒搭幫走了、這算是纔免了那個大難了、你說險不險。

第三十章

大哥、您聽我告訴您一件事、我們那個村莊兒裏、住着有一個小財主、素日人很苛刻、向來他不幫人、不作好事、前幾天他有一個出了門子的妹妹、頂着雨到他家來、說是他男人現在找了一個海船上管賬的事情、前兩天已經開船出海去了、現在家裏沒有飯吃、所以頂著雨來要借一石米、和幾兩銀子、等著他男人回來、必都還的、這個人聽這話和他妹妹說、他米也沒有、錢也沒有、辦不了、叫他妹妹另上別處借去罷、他妹妹聽他不管、可就哭了、趕他見他妹妹哭了、他就賭氣子出去躲開了、他同院子住著有一

個街坊、是個爽快人、聽他不管他妹妹的事、很有氣、這麼著就把他妹妹請過來、借給他一石米、還有幾兩銀子、另外又給他雇了一匹驢、可就把他送回去了、趕這個人回來了、聽見他家裏人說、是他街坊借給他妹妹錢米回去的、他也不說長也不道短、粧作不知道的樣子、可巧這天夜裏來了一個賊、起他後牆上挖了一個窟窿、進他屋裏去、偷去他幾十兩銀子和幾件衣裳去、趕到第二天早起、他知道鬧賊丟了東西了、他怕是他妹妹聽見說他丟了銀子衣服了、又必趁願、又必找他來問他、所以他也沒敢到衙門去報他家裏失盜、他還囑咐他同院子住著的這個街坊、外頭不用告訴人說、他家裏鬧賊丟東西的事情、誰知道那個賊、那天夜裏偷了他的東西去、偏巧走到大街上、叫下夜的兵給拿住、送

了衙門了、官就問那個賊、那個銀子和衣裳是起誰家偷出來的、那個賊就招了、說是起某村莊兒、裘某家偷出去的、這麼着官就打發衙役來、叫事主領贓去、這個人聽這話就爲了難了、不到衙門領贓去不行、到衙門領贓去、又怕他妹妹知道這件事、這麼着他就想了一個主意、託他同院子住的那個街坊、頂他的名、到衙門替他領贓去、那個人就應了、替他去了、那個人因爲那天他不幫他妹妹、很瞧不起他、就有意要收拾他、趕起衙門把銀子和衣服都領出來了、那個人就都給他妹妹送了去了、趕回到家裏來、見了他、就撒了一個謊說、我剛纔解衙門出來、走到街上、正遇見令妹、他問我是上那兒去了、我說是到衙門替你領銀子衣服去了、這麼着他就叫我把那銀子和衣服給他罷、我因爲他是你的親

妹妹、不好推辭、不給他、這麼著我就都給了他了、這個人聽這話、不但、不敢生氣、倒還得給那個人道謝、現在大家聽見這件事、都說那個人實在是快人作快事。

第三十一章

你提起這慳吝人遭報來了、我也告訴你一件事、那一年我在南邊一個客店裏住着的時候、同店裏住着有一個山西買賣客人、這天忽然來了一個窮人、也是山西人、身上穿的衣服很襤褸、到店裏找那個買賣客人來了、店家可就把他帶進來了、趕見了那個買賣客人就說、如今我流落這兒了、因為沒有盤費、不能回家去、苦的了不得、昨兒個有僧們一個同鄉的朋友、告訴我、說你到這兒辦貨來了、住在這個店裏了、我聽見說很喜歡、所以現在我

來找你、求你念其舊們、倆舊日的交情、借給我一百兩銀子、我作盤費回家去、等我到了家裏、再設法還你、那個客人聽這話、就說我的銀子已經都買了貨了、現在我手底下連一兩銀子也沒有、你另打主意罷、我實在不能爲力、那個窮人聽他說不能爲力、可就掉下眼淚來了、這個工夫兒、那個買賣客人、就上裏間屋裏坐着去了、可巧有同店裏住着的一個四川人、到那屋裏找那個買賣客人閒談去了、見那個窮人坐在椅子上掉眼淚、可就問他是爲甚麼事傷心、他說這個買賣客人、原先在本鄉和我是緊街坊、他當年窮的時候、我常幫他錢米、後來我又借給他銀子做買賣、如今他發了財了、我是在這本地做買賣虧空了、沒盤費回家去、找他來借給我一百兩銀子回家去、他不肯借、所以我很傷心、那

個四川人聽完了這話、就進裏間屋裏去、問那個買賣客人、你們這個貴鄉親、他說他當年幫你的話是真的麼、那個買賣客人說、那倒是真的、無奈我現在沒錢借給他、那個四川人就說、著比我現在借給你一百兩銀子、你給他作盤費回去、你一個月之後還我、寫給我一張借約、我也不要利錢、你願意不願意、他勉強說是願意、這麼着那個四川人、就起自己屋裏、拿了一百兩銀子來借給他、叫他給了那個窮人拿了走了、那個四川人就叫他寫了一張借約、收起來了、趕過了兩天、那個四川人也搬了走了、又過了些個日子、那個買賣客人打開箱子一瞧、短了一百兩銀子、他原先寫的那張借約、在箱子裏攔着了、他這纔明白、那個四川人是個術士、會搬運法、搬出他一百兩銀子來、給了那個窮人拿了走

了、後來還是那個買賣客人的一個跟人洩漏的、大家聽說都很
趁願。

第三十二章

老兒、我聽見說、令弟和人打官司來著、是真的麼。不錯、是真的。
是和誰呀。是和僭們這本鎮店上一個無賴子。爲甚麼事
情。是因爲那天、我們舍弟在這鎮店外頭、北邊兒一座樹林子
裏頭、拿槍打鴿子來著、趕他放了一槍、誰知道樹林子外頭、有一
個人拉着一匹馬站著了、那匹馬冷孤丁的、聽見一聲槍響、嚇的
可就驚下去了、那個人就不答應了、揪住我們舍弟、叫他賠馬、我
們舍弟就和他說、你不用著急、那匹馬是往那麼跑下去了、他說
是往西北跑下去了、又問他、那匹馬是甚麼顏色的、 he 說是紅顏

色的、我們舍弟就說、這事好辦、我現在同你到鎮店上、對給你一個鋪保、你就先去找馬去、若是將來馬找不著真丟了、我賠你馬就是了、他聽這話也很願意、這麼着我們舍弟就同他到了鎮店上、對給他全順糧食店了、他就先找馬去了、我們舍弟就回家來了、趕待了會子、那個人回來了、到了全順糧食店裏、他說他的馬丟了、沒找著、要見我們舍弟、這麼着糧食店就打發徒弟到家來、把我們舍弟找了去了、趕他見了我們舍弟就說、我去找了半天、我的馬所沒找著、我那匹馬當初是六十兩銀子買的、如今我見個情、你賠我五十兩銀子就得了、我們舍弟說、竟你那麼大概找了一找沒有、那還不算準丟了、你等我再各處給你找一找去、若是過一兩天、那匹馬所沒下落、那便是真丟了、到了那個時候

我再賠你還不遲哪、那個人不答應、他叫立刻就賠他、我們舍弟就和他吵翻起來了、大家給勸開了、誰知道那個人就到巡檢衙門去把舍弟告下來了、衙門裏來人、把舍弟傳了去了、他到了堂上、就把這件事情據實的說了、巡檢給了舍弟五天的限、叫他給那個人找馬去、這麼著我們舍弟、就到各村莊一打聽、後來打聽著了、僭們這鎮店西北地方、有一個村莊兒、住著有一個姓趙的、前兩天買了一匹紅馬、這麼著舍弟就找那個姓趙的去了一問、敢情那個火前些日子、就把他那匹馬賣給那個姓趙的了、說妥了的八兩銀子、就定規是那天、他給姓趙的送馬去取銀子、趕那天那匹馬、聽見槍響不是驚了麼、後來他追上了、給姓趙的送了去了、把銀子也取來了、他回來可告訴舍弟說、他的馬丟了、叫賠

他五十兩銀子，這麼着舍弟就約了那個姓趙的，拉着馬同他一塊兒到衙門作見證去了，趕那個人見有了見證了，就沒話可說了，自己認了是訛詐了，巡檢因爲他過於狡詐，就打了他四十板子，把他放了。

第三十三章

老兄，昨兒個我到榮發棧裏去了，聽見說您那棧裏給他們發了一百包棉花去，說是短了一包棉花，是怎麼短的。我提起這件事來，倒是個笑話兒，昨天我們給他們發棉花之先，就預備出一百根籌來，趕後來發一包棉花，我們就交給抬棉花的帶一根籌去，趕這一包包棉花都發完了，待了好大半天，榮發棧王掌櫃的打發一個人，到我們棧裏去了，問我們爲甚麼少給他們發了一

包棉花去、我們就說我們發了去的是一百包棉花、怎麼說少發了一包去呢、那個人說他們那棧裏、是收了九十九包棉花、短一包棉花、我聽這話很詫異、這麼着我就同着那個人、到他們棧裏去了、趕王掌櫃的見了我、有氣的樣子就說、你們那棧裏的夥計們、太不留心、怎麼會給我們少發了一包棉花來呢、我就問他、你怎麼知道是少發了一包棉花來呢、他說我們收完了棉花、一插籌是九十九根籌、這不是少發了一包來麼、我就問他們、剛纔你們這棧裏是誰接的籌、就見傍邊兒站着有一個夥計、答應說是他接的籌、我就問他、你方纔接籌的時候、沒上別處去麼、他說我並沒上那兒去、就是忽然我肚子疼、到茅房去出了一回恭、這麼着我就和他說、僭們倆先到茅房裏找一找去再說、趕我同他到

了茅房裏一瞧、地下有一根籌、我就撿起來拿着見王掌櫃的去
了、我說到底是誰的夥計不留心哪、你們的夥計掉了茅房裏一
根籌、你可說是我們少給你們發了一包棉花來、其實這也不要
緊、不過你未免的太冒失些個、他聽這話、臉上很不得勁、一句話
也還不出來了、我又說雖然把這根籌找出來了、到底僭們再把
貨盤一盤、看看短不短、彼此可就更放心了、這麼着我就叫他們
那幾個夥計把棉花包起棧房裏、又都盤到院子來、細細兒的數
了一數、不錯是一百包棉花、我說你們都看明白了不錯了、他們
說都看明白了對了、這麼着我就回來了、你說可笑不可笑。我
先頭裏就和您說過、那個王掌櫃的人糊塗、您還不大很信、那兒
有他竟搯籌不盤貨、就說您少給他們發了一包貨去的理呢。

你還不知道了、去年有這麼件事、我們買了他們棧裏一百兩銀子的貨、給了他們一百兩一張的銀票、過了兩天、他把那張銀票拿回來了、說是假的、我一看銀票並沒圈着、我就問他、既是假的、怎麼沒圈呢、他說沒到本鋪子去、所以沒圈、我又問他、既沒到本鋪子去、怎麼知道是假的呢、他說他們管賬的瞧着像假銀票、我聽這話很荒唐、就說、你們倆拿着這張銀票、到銀號裏取銀子去、看看是假的、不是、這麼着、我們倆到了銀號、竟自不是假的、把銀子取出來了、那個時候、他臉上很磨不開、就羞羞慚慚的、把銀子拿回去了。

第三十四章

掌櫃的、這兒有一張退票、給您打回來了。 拿來我瞧瞧、這張票

子不是我們給的。怎麼不是你們給的呢。因為這張票子上沒有我們的收號。我記得可實在是你們給的，怎麼如今你們說不是你們給的呢。我告訴你，若是我們給的票子，必有我們的收號，我們的戳子，如今這張票子上，又沒我們的收號，又沒我們的戳子，怎麼是我們給的呢。你說沒有你們的收號，我這票子上可收的是你們了。竟你收的是我們不行啊，總得有我們收的人家纔行了。就是有你們的收號，你們如今不認，我也沒法子呀。沒有不認的理，若是我們給的，我們也是給人家往回裏打，我們又不賠甚麼，作甚麼不認呢。也許這張票子，你們忘了收了。沒有的話，我們決不能忘了收，這裏頭還有個緣故，我告訴你說，這是一張母錢舖的票子，我們這舖子向來不使母錢

舖的票子，所以便知道不是我們給的了。你們若一定說不是你們給的，那沒法子，只可我認這個苦子就是了。依我說，你拿回去再想想，是誰給的罷。你把這個十吊錢的票子，給破五個一吊，一個五吊。一吊一張的，沒有我們本舖子的，給我磨別處的，行不行。磨別處的也使得，你點點對不對，不錯對了，這票子上你們都收着了。都收着了。

第三十五章

大哥，我剛纔在鎮店上，看了一個熱鬧。看了一個甚麼熱鬧。看見一個南邊人，揀着一個本地人，上巡檢衙門打官司去，後頭跟着好些個人，我也不知道是爲甚麼事情，這麼着我就跟着他們到衙門去，瞧他們到底是爲甚麼事情，就見他們兩人到了衙

門、那個南邊人就告訴衙役說、他們倆人要打官司、那個衙役就把他們倆人帶進去了、我也跟進去了、就見巡檢坐堂、他們倆人到了堂上、就都跪下了、巡檢就先問那個南邊人、你叫甚麼名字、是甚麼地方人、是爲甚麼事情來打官司、就見那個南邊人、磕了一個頭說、小的名字叫俞配、是江西臨江府的人、在這本地開着一個成衣舖、因爲小的去年在這兒買了一個妾、就在這個鎮店上、燈籠衚衕、租了兩間房住家、剛纔小的在舖子裏做活了、打發一個徒弟、到家裏取東西去了、他回來說、小的家裏坐着一個年輕的人、他不認得是誰、小的聽這話很犯疑、就趕緊的到家裏瞧去了、趕小的到了家一瞧、街門對着了小的推開了街門、進到屋裏去一看、就見這個人在屋裏坐着喝茶了、和小的的那個妾、又說

又笑的、小的就問他、你是誰、到我家來作甚麼、他回答說、他是到小的家裏打茶圍去了、小的聽這句話氣急了、就打了他一個嘴巴、他回手就把小的的臉抓了、這麼着小的就把他揪來打官司、求老爺問他、到底他到小的家裏是幹甚麼去了、這麼着巡檢就問那個人、你叫甚麼名字、在那兒住家、你是幹甚麼的、到俞配家裏是作甚麼去了、那個人說、小的名字叫王安、在這鎮店上紅竹衙衙住家、平常是放印子爲生、俞配這個妾、當初和小的在一個院子裏住過、因爲前倆月他的這個妾、借了小的十兩銀子的印子、每月小的到他家裏取印子去、今兒個又到了日子了、小的拿擱子到他家裏去了、他的這個妾、讓小的進裏頭喝茶去、小的就進去了、他把印子錢給了小的了、然後又給小的沏了一壺茶、小

的正坐在屋裏喝茶了、這個工夫兒俞配家去了、見了小的就一腦門子的氣、瞪著倆眼睛問小的、你是誰、到我家裏來作甚麼、小的見他說話太沒禮貌、可也就上了氣了、就說是到他家裏打茶圍去了、他聽這話就打了小的一個嘴巴、小的急了、就回手把他的臉抓了、這麼著他就揪著小的打官司來了、他說完了、就把取印子錢的摺子拿出來、給官看了、巡檢就說、既是俞配不願意你到他家裏去、你後來每月、就到他成衣舖裏、取印子錢去就是了、不准你再到他家裏去了、你若是再到他家裏去、俞配來告你、我可是必要治你罪的、這麼著就叫他們倆人都回去了。

第三十六章

老弟、我告訴你一件事。甚麼事情。新近我起外頭回來、有

一天我住在一個大鎮店上客店裏了、聽見那個店裏的掌櫃的說、前些個日子、那個鎮店上有一個德成錢舖、這天去了一個人、拿著一隻鐺子、到那個錢舖裏賣去了、那個錢舖的人、剛拿過一個戧子來、邀那隻鐺子、這個工夫兒又進來了一個人、就和那個賣鐺子的人說、剛纔我到您府上、給您送銀信去了、您家裏的人說、您上街來了、這麼著我就到街上找您來了、可巧瞧見您進這個舖子來了、說話之間、就起懷裏拿出一封信、一包銀子來說、這是起浙江來的銀信、那個賣鐺子的人、把銀信就接過去了、給了那個送信的一百錢、那個送信的就走了、然後那個賣鐺子的人、就和錢舖的人說、現在是我兄弟起浙江給我帶了銀子來了、我不賣那隻鐺子了、我可以把這銀子賣給你們罷、還有一件事、我

是不識字、求你們把這封信拆開、念給我聽聽、這麼著那個錢舖的人、把那隻鐺子又給了他了、就把那封信拆開了、念給他聽、前頭不過說是在外頭很平安請放心、後頭說現在先帶了十兩銀子來、請您先用著、等後來有順便人、再多帶銀子就是了、這麼著那個人就說、你們把這十兩銀子拿下去平一平、都給換了現錢罷、那個錢舖的人、就拿下去一平、是十一兩銀子、心裏很喜歡、可就打算昧起他一兩銀子來、就按著十兩銀子合好了現錢、給他了、那個人就拿走了、趕待了不大的工夫兒、又進來了一個人、拿票子取錢、可就同錢舖的人說、你們上了檔了、剛纔那個賣銀子的人、是個騙子手、他賣給你們的那是假銀子、你們怎麼會叫他賺了呢、那錢舖的人聽這話、就趕緊的拿夾剪、把銀子夾開了

一瞧、可不是假的麼、這麼著錢舖的人、就問這個人、你認得那個騙子手的家麼、這個人說、你們若是肯給我錢、我就可以帶了你們找他去、這麼著錢舖的掌櫃的、就給了這個人一吊錢、叫他帶了他們找那個人去、這個人接過那一吊錢來、就帶著錢舖的兩個人走了、趕他們走到了一個點心舖的門口兒、這個人就和錢舖的那個人說、你們瞧、那個騙子手、在點心舖裏吃點心哪、你們各人進去找他去罷、這舖錢舖的人、就拿著那包假銀子進去了、見那個騙子手就說、你賣給我們的這包是假銀子、那個人說、我也不知道那銀子是假的、不是、那本是我兄弟解外頭帶來的、既是假的、我還你們錢就是了、這麼著那個人、就求點心舖裏的掌櫃的、給平平那包銀子、是十兩不是、趕那個掌櫃的把銀子接過

去、擱在天平上一平、說這是十一兩銀子、那個人聽這話、就和那
個錢舖的人說、我纔賣給你們的那是十兩銀子、如今這包假銀
子是十一兩、那怎麼是我的呢、你們這是拿別的假銀子來訛我
來了、錢舖的那倆人聽這麼說、也還不出話來了、這個工夫兒有
幾個別的吃點心的人、聽這件事都不平、全要打那倆錢舖的人、
那倆人沒法子、就趕緊的拿著那包假銀子、跑回去了。

第三十七章

提起這騙子手來了、我告訴你一件事、前些年我們本鄉地方、有
一個出名的大夫姓方、他身上也有個功名、家裏也算是個小財
主、見天早起、瞧門脈的總有幾十號、有一天早起來了一個人、打
扮的是宅門子裏跟班的樣兒、見了方大夫就說、我是在某宅裏、

因爲現在我們老爺、和我們太太都病了、打算上您這兒瞧病來、請您明兒個早起在家裏等著、方大夫說是了、趕到第二天早起、就見那個底下人又來了、還同著一個人、手裏拿著一個包袱、那個底下人進來、就問方大夫說、請問您納、是老爺先瞧、是太太先瞧、方大夫說那自然是太太先瞧、這麼著這個底下人、就起那個人手裏、把那個包袱要過來、就拿著出去了、那個人就坐、在一個凳子上等著、趕大家都瞧完了病走了、方大夫就問那個人、您也是瞧病的麼、那個人說我不是瞧病的、我是估衣舖的人、在這兒、竟等著您的銀班的、給我拿出衣裳來哪、方大夫聽這話很詫異、就問他、我那個跟班的呀、是拿了甚麼衣裳來了、那個人說就是剛纔和我一塊兒進來的那個底下人、您不是告訴他說是太太

先瞧麼、他就把衣裳拿到裏頭去了、方大夫又問他、那個人他怎麼告訴你們說的、他是我的底下人、到底是拿了一件甚麼衣裳來、那個估衣舖的人說、那個人今兒早起、他到了我們舖子裏、他說他是您的底下人、說是您要買一件女皮襖、拿來先瞧瞧、合式就留下了、叫我們跟一個人來、這麼著我就跟他來了、方大夫說、我告訴你、那個人不是我的跟人、我也不認得他是誰、他昨兒個來告訴我、說他是在某宅裏、因為他們老爺和太太都病了、要上這兒瞧瞧病來、叫我今兒早起在家裏等著、剛纔他進來問我、是老爺先瞧、是太太先瞧、我當是他們老爺和太太來到了、所以我說是自然是太太先瞧、我說的是先瞧瞧、我並不知道甚麼衣裳的事情、你如今快找他去罷、這個估衣舖的人聽這話、纔明白那個

人是個騙子手，把他的衣裳騙了去了。

第三十八章

郭福。 噎。 你去請先生來。 先生來了，在外間屋裏坐著哪。
啊，先生歇過乏來了。 是，閣下也歇過乏來了。 我倒不覺很乏，
我今兒個打算和先生斟酌的一件事情。 甚麼事情。 就是僭們
這盪出外，我作的那本日記，得把他修飾好了，找人抄出來。 那
麼您把那本草稿兒拿出來，我先看看。 這裏頭我還有件事忘
了，求先生替我想。 甚麼事情。 就是僭們那天，在三和鎮店
裏打早尖的時候，聽見有一個客人，說是有一個人，在甚麼地方
的廟裏住著，自己吊死了，帶累的那廟裏的和尚，也打了官司了。
我記不清是怎麼件事情了，您還記得不記得了。 啊，那件事我

記得。那麼您再說給我聽聽。那個打尖的客人說、他們那本鄉地方、有一個水神廟、裏頭住著一個客人、這天半夜裏弔死了、趕到天亮、和尚就報了官了、知縣就帶著作作去驗了一回、那個作作沒驗明白、說彷彿是勒死的、這麼著那個知縣、就把和尚帶到衙門去、問那個和尚、是爲甚麼把那個客人勒死了、那個和尚說、我和那個客人、往日無仇、近日無冤、我怎麼能勒死他呢、知縣不信、就動刑拷打和尚、叫他招定了、和尚白說不招、這麼著知縣就把和尚押起來了、那個和尚有個徒弟急了、就進省裏去、在院上告了、撫台就派隣封、帶著幹練的作作、到那個廟裏、又驗了一回、那個死屍果然是弔死的、那個隣封知縣、就據實的稟報撫台了、現在巡撫把那個原審的知縣參革了、把原驗的作作也治了

罪了、把和尚也放了、就是這麼件事。不錯、對了、是這麼件事、請先生把這件事、也敘在那日記裏頭、您想好不好。那也好、趕我修飾得了、是叫誰謄呢。我打算雇人抄寫。雇人謄寫、怕是給抄錯了、那麼怎麼辦好呢。閣下若是不忙、我得空兒謄出來罷。若是先生肯代勞、那我就感情不盡了。那兒的話呢。

第三十九章

僭們今兒個這麼空喝酒、也無味、莫若僭們都斟滿了、滑幾拳罷。可以、僭們倆先滑一拳。你那拳不是白給麼。你先別誇口、不定誰輸誰贏哪。來、四季發財。六六順。對手。五金奎。你瞧如何。還是你輸了、你這贏也不過是瞎貓碰死耗子罷咧。你先喝酒、回頭再批評。我已經喝了。你多啗喝了、我沒瞧

見。你問大家，我喝了沒有。衆位，瞧見他喝酒了麼。我們沒理會。大家都沒看見，這是見是你混酒了，快喝罷。我已經喝了，不能再喝了。你不喝，我們大家動手灌你。真利害，這麼著罷，我的酒真不行了，罰我說個笑話兒罷。那也可以，你若說的不好，還是要罰的。你聽著罷，準好。快說。這個笑話兒，是刻薄御史的，好在僭們在坐，沒當都老爺的。你竟管說罷，沒人不答應你。聽著，有一個鄉下人，很窮，沒落子，心裏盤算，打算要上京當老公去，又尊貴，又弄錢，這麼著，他就到了京裏，拜在一個老太監門下當徒弟。你先等等說，你這話就不通，就憑這麼個嘍，鄉下老兒，到京裏，就能進宮裏去麼，好容易事啊。你聽我說呀，他也是託人，把他引進去的。那麼你爲甚麼，不把這層先說明

白了呢。你別混挑字眼兒了，聽我快說罷。你快說，底下怎麼樣了。他既然拜老太監爲老師了，他就求老太監諸事指教他，照應他，老太監就派他在大內裏管事，這一天內裏傳旨用膳，這個鄉下人就說，萬歲爺要吃中飯哪，老太監聽見了，可就喝呼他說，你別胡說，你說萬歲爺要用御膳哪，他聽這話記下了，有一天又傳旨，大宴羣臣，這個鄉下人又說，萬歲爺要擺宴哪，老太監可就又說他，你說錯了，你該當說萬歲爺要擺御宴哪，你後來切記著，假比大內裏的花園子，叫御花園，那護衛的兵丁，叫御林軍，這個鄉下人聽這話，恍然大悟，心裏說，怪不得皇上眼頭裏的東西，都添上一個御字呢，我如今可明白了，打這兒我也算是老手了，這麼著這一天，他解御花園門口兒過，忽然跣了一脚屎，他很有

氣剛要罵他，一想又怕是皇上出的恭，這麼著他就拿手指著那灘屎說：我若不看你，你是御史，我一定罵你一頓。今兒個幸虧沒御史在坐，若不然，你的嘴早叫人擰腫了。我的嘴沒腫，你也該說一個了。我這個笑話兒，是挖苦典史的。這個有趣兒，我們大家要聽聽。這叫典史十令。甚麼叫十令，你快說一說。聽著，一命之榮稱得，兩塊竹板拖得，三十兩俸銀領得，四鄉地保傳得，五個嘴巴打得，六路通詳出得，七品堂官靠得，八字牆門開得，九品補子繅得，十分高興不得。可笑，那九句都好，就是末尾這一句壞了。今兒個若有典史聽見，只要饒得了你。

第四十章

你這兩天竟在家裏過年了，老沒出來麼。我見天晚上出來。

那麼你怎麼不上我這兒來呢。我這兩天是同著幾位朋友晚上到存古齋古玩舖門口兒打燈虎兒去了。是誰出的。是一個舉人出的。作的好不好。作的還算可以的。你猜著了幾個沒有。我揭了幾個。都是甚麼。我猜的一個是沒點的言字、打四書四句。打那四句、你說一說。一句是是何言也、一句是吾與點也、一句是前言戲之耳、一句是誠哉是言也。這個好、難爲你猜。我還猜了一個、是三句話、打一個字的。你快說、是怎麼三句話、打一個字。你聽著、子路曰是也、顏回曰似也、孔子曰非也、直在其中矣、打一個七字、還有一個是四句話、猜一個字的、是十字口中擡、莫作田字猜、無頭又無尾、悶死一秀才、我猜的是魚字、揭了來了。這兩個作的也很好。我昨兒個晚上、又猜

了兩個、一個是累朝事蹟過龍門、打四書人名、是史魚、一個是節孝祠的祭品、打四書一句、是食之者寡。這兩句都恰。還有我一個朋友、打了一個、是圍棋盤內著象棋、猜四書一句、是子路不對。這個更恰了、我告訴你、前幾年我打了一個燈虎兒、是東街淘溝、西街不乾淨、打兩句小孩兒語、是這邊兒有水、那邊兒有鬼。這個是更妙了、據我看、像現在那位舉人作的這幾個、也就算在好的一路了。我還告訴你一件事、頭年我有個朋友、他是當缺的、託我給他寫春聯、我給他寫的、上聯是等因前來辭舊歲、下聯是須至咨者大有年。你有多麼可惡、怎麼說起他們的行話來呢、他大概準不肯貼這副春聯罷。那自然他不肯貼、他說的也好、這副春聯我雖然不貼、我可要收著、因為這是我們的本色、

將來也算是一件傳家寶。你別瞎咧咧了，快穿衣裳，僭們出去
趨達會子去罷。你等一等兒，我就換衣服同你走。

官話指南第三卷

使令通話第一章

誰呀。是我呀。你進來。老爺，您上回叫我找的那十幾歲的小孩子，我找來了，現在您若有工夫兒，可以帶他進來。老爺先看一看他，若是您願意，就留下他了。那是自然的。這就是鄭老爺，你請安罷。他是甚麼地方的人，姓甚麼，今年多大歲數兒了，他行幾。我是山東人，姓張，今年十八歲了，我排大。他在京裏有好幾年了，他說的話，不像是外鄉人，他原來是我們的街坊，人很聰明，可是向來沒當過跟班的，所以得叫他慢慢兒的歷練，歷練纔行哪。那好辦，可是我是新近到這兒來的，還沒使喚過人了，可不知道得要保人不要。那是隨老爺的意思。那麼就這

麼辦罷、既然是你舉薦他來的、你就作保、可以不可以。可以、那麼叫他解多嚒來伺候您哪。哼、今兒是二十八、離月底還有兩天、索性叫他趕下月初一那天再來倒好。是。還有他的舖蓋甚麼的、也都叫他一塊兒拿來罷。喳、還得定規他住的屋子哪。我想、這院子儘溜頭兒、那白牆兒後頭、挨著洗澡房的西邊兒、向陽兒的那一間閒屋子、叫他住怎麼樣。那敢自很好了。這兒某老爺打發個人來、拿了這個字兒來、給您瞧瞧。現在某老爺請我、我這就要去、那麼這件事、就按著那麼辦就是了。

第二章

來。喳。給先生沏茶。老爺、是要沏甚麼茶、是嘎啡、是紅茶。兩樣兒都不用、沏日本茶罷。老爺、這錫鐵罐兒裏的茶葉都沒

了。那麼裏間屋裏的那櫃子上的第二層格子上，不是有個洋鐵罐子麼，就拿那個罷，往後你瞧著，多啗這罐子裏頭的茶葉完上來了，就是我不告訴你說，你就續上罷。是。你趕緊的拿茶葉去，我自各兒沏上罷。請先生瞧那盃茶好，就喝那盃罷，可是你昨兒個迷迷糊糊的攔了有多少茶葉，那個茶沏的殼多麼醜，苦得簡直的喝不得了，你沒瞧見昨兒個吳少爺喝茶的時候，苦的直皺眉麼。是，往後小的沏茶的時候，留點兒神就是了。你把那茶杌兒上的茶盤兒裏擺著的，那茶壺、茶碗、茶船兒，都拿過來，你再瞧瞧這火盆裏有火沒有了。噎，火快滅了。那麼你快拿開水去，就手兒帶點兒熟炭來。老爺，甚麼叫熟炭哪。你真是個糊塗人，連熟炭都不知道，我告訴你，沒燒過的炭叫生炭，燒

紅了的炭就叫熟炭。 喳、是、老爺開水來了、您沏上罷。 哼、現在這痰盒兒裏的吐沫都滿了、你拿出去瀾乾淨了再拿來。 是。

第三章

誰叫門了。 老爺天不早了、您快起來罷。 哼、你打洗臉水來罷。 臉水打來了、漱口水也倒來了、胰子盒兒在臉盆架子上擱著哪。 刷牙散在那兒了。 是在那張桌子的抽屜裏、和刷牙子在一塊兒了。 把擦臉手巾拿來。 是。 你忙甚麼、你現在先不用擦地板了、等著疊好了舖蓋再擦罷、今兒還得換換枕頭籠布和被單子哪。 喳、老爺這就要點心麼。 哼、就拿來罷、雞子兒不要像昨兒個那麼老、越嫩越好。 是、今兒個麵包是抹上黃油烤麼。 不用了、可別烤糊了。 是。 這兒還短把匙子、和鹽盒兒哪。

是給您拿來了、白糖殼不殼。殼了。這個雞子兒煮的是筋筋兒。我問你一件事、我聽見說、這京裏賣的牛奶、裏頭總攪多一半兒水、這話是真的麼。平常住家兒的買的牛奶、也許有這個事、僭們這公館裏用的、他們可不敢那麼胡攪亂對的。這個地方買牛奶、是論斤哪、還是論瓶呢。是論瓶論碗、大概的價錢、總在九百錢一瓶、二百錢一碗、老爺還要嘎啡不要了。得了、撤了去罷、我現在要上某老爺屋裏去、若是有人來找我、你給我送信去。是。

第四章

老爺、您的跟班的來說、飯得了、請老爺吃飯去。知道了、就去來。噎。你請我來吃飯、怎麼還磨蹭著不擺台、是幹甚麼來著。

因爲剛纔送煤的送煤球兒來了，我邀了邀，又因爲他開來的賬錯了，小的查了一查摺子，瞧瞧他是送了多少回來，就爲這個可就耽誤了擺台了。那就是了，煤球兒原來是多少錢一百斤，四吊多錢罷。那麼現在你就開飯罷。是。你告訴廚子，昨兒晌午他做的那雞湯不好吃，明兒再做湯的時候，叫他留點兒神，把油撇淨了纔好。是。盛飯來。喳。這不是我的飯碗，是少爺的。啊，這是拿錯了，把您的換來罷。不用換了，你瞧這兒還短一件要緊的東西，你想想。是是，這兒刀子、錘子、匙子、七星罐兒、碟子、盤子、筷子都有了，我直想不出是還短甚麼東西來，求老爺提醒我罷。還短酒盃哪。啊，不錯，小的是真忘死了。這是甚麼。這是芋頭和雞肉做的湯。這樣兒是真合我們的

口味、巧了是廚子攔了木魚了罷。大概是罷。這個牛肉很好、遞給我芥末和白鹽。是。哎喲、你瞧瞧、你的袖子把這個碗給拐躺下了、快拿抹布來擦擦罷。是。你幹事老是這麼忙忙叨叨的、你瞧把這湛新的台布、都弄成了這麼哦噠半片的了。啊、請老爺饒恕小的罷、往後我幹事一定要留神的。拿鹹菜來。今兒沒有醃白菜、這兒拿了醬豆腐和醃黃瓜來了、黃瓜裏頭已經攔了醬油了、還招點兒醋不招了。不要醋、現在都吃完了、你都拿下去罷。老爺、給您牙籤兒。哼、把茶拿來、你也吃飯去罷。

第五章

今兒是初九、老爺不上隆福寺逛廟去麼。哼、我已經約會了吳老爺一塊兒逛去、你去打聽打聽、鄭少爺在屋裏沒有。我剛纔

看見他出門去了，巧了是沒在屋裏。那麼你拿出我的衣服來罷。是要甚麼衣裳。要西國的衣裳。您是穿氈子的好，是穿布的好。今兒天氣涼一點兒，可以拿那件原青的絨褂子，和那條藍白線兒的布褲子來罷。是，老爺看一看，坎肩兒、汗襖兒，是要這兩件不是。啊，這副鈕子，我很不愛，你換那副水晶的來罷。這個領子漿得這麼軟，而且這上頭的泥也沒洗掉，又是翻過來熨的，明兒洗衣服的再來的時候，你告訴他說，得留點兒神洗，還得多用點兒粉子漿，噴上水，叫他好好兒的拿熨斗熨一熨，那纔能周正了，靴子是拿那雙短靴子的來罷。是。襪子這兒破了一點兒，叫丫頭找一塊補釘給補上。是。你先別走，在這兒服侍我穿上衣裳，你現在要上那兒去。給老爺雇車去。不用雇

車去離這兒不遠，我可以走着去罷。坐車去，倒是體面些兒。那麼等我穿好了衣服，再雇去還不晚哪。是。拿鞋拔子來，把褲腳兒給往下攏一攏，拿一塊手帕子，和那個金表來。老爺要烟荷包不要。要你回頭把我脫下來的東洋衣裳，給疊起來，可別拿刷子刷。是。老爺再略等一等兒，這兒有一塊縱着了，得拉一拉。都舒展開了麼，都舒坦了。那麼我在某老爺屋裏坐着去，竟等着你雇車來罷。是。

第六章

回老爺，車來了。你告訴他說，先到交民巷，起那兒再上琉璃廠，我要買點兒古玩去。是。老爺若是在那兒有耽悞兒，我想莫若就雇一送兒倒好。還是雇來回的好，免得又累贅，你雇的這個

車乾淨不乾淨、車箱兒大小、騾子好不好。都好、今兒雇的不是那站口子的車。那麼是跑海的車麼。也不是、是宅門兒的車。宅門兒的車、怎麼能拉買賣呢。是因為他們老爺沒差使、怕牲口閒出毛病來、所以叫趕車的套出來拉一天買賣、老爺不信回頭瞧、不但騾子肥、車圍子、車褲子、都是應時對景的、而且還有傍轆兒。啊、那敢情是很好的了、還有一層、那趕車的若是個力把兒頭、趕到了前門、走到石頭道上、可就把手竟往踐窩裏頭趕、把人碰的頭暈眼花、連坐車的屁股蛋兒、都可以給擻腫了。現在這個是個好手趕車的、決不至於這樣。是多少錢雇的。跟他說妥了的是六吊錢、連飯錢也在其內、趕老爺坐回來的時候、若是天太晚了、再賞給他幾個酒錢也可以的、小的不用跟老

爺去麼。哼，你可以跨在車沿兒上，跟了我去罷。是。你先把那塊花洋氈子，拿到車裏頭去鋪好了罷，你不是有兩頂官帽兒麼，你可以借給趕車的一頂戴罷。是老爺上車，不要板凳兒麼。哼，要你拿脚把板凳兒那頭兒蹣住了罷，啊，你快擗棍子取來。小的拿來了，遞給您，您就掖在氈子底下就得了。哼，你快上車罷。 吆喝罷。

第七章

來。喳。今天我有一點兒不舒服，先生來了告訴他說，我今兒個不用功，因為我不舒服，也不用讓他進來坐着了。是。你把那凳子拿過來，把烟盤兒擱在上頭，今兒早起我不吃點心，竟拿嘎啡來就得了，再去吩咐廚子，不必給我預備飯，就給我熬一點

兒粳米粥、要爛爛兒的、可別把米粒兒弄碎了、要不稀不稠、勻溜的纔好。是。你給我、把被窩、再往上蓋一蓋。是、老爺這陣兒好點兒了麼、剛纔您叫買的那花兒、已經買來了、插在那個汝窯花瓶裏好不好。可以的、現在我的腦袋還是覺着沉、又有點兒惡心、你趕緊的拿我的名片、到我們公館、快請用吉大夫去。那位用吉大夫是出馬麼。不出馬、這是交情的事情、而且他的醫道是最高、到這兒日子雖不多、在這京裏、可是很出名的。不錯、我也聽見中國老爺們說過、用吉大夫的醫藥靈極了。可有一層、中國人、和他有交情的、常請他出去瞧病、所以在家的時候少、就怕你這個時候去撲空。好在老爺的病也不重、若是他不在家、就請個別的大夫來瞧瞧罷。哼、那時候你請個中國大夫來

也使得。我們的大夫都是行本地的醫道、不通外國的醫術、您請施醫院的德大夫來治、那不很妙麼。哼、那麼也好。回老爺、巧極了、用吉大夫望看您來了。這實在是造化了、快請進來、您可以預備酒和點心。老爺、開甚麼酒。開三寶酒罷、紅酒若有也拿來罷、點心和菓子、瞧有甚麼、就可以拿甚麼來。是、老爺那把酒鑽、是老爺收着了麼。是在那櫃子裏頭、楊板兒上了、和起錘在一塊兒了、拿茶來。喳。斟酒。是。拿烟捲兒來。你替我送送這位老爺罷。是、大夫走了、叫我告訴您說、那麪子藥、叫分三回吃、務必要臨睡的時候吃纔好、還說叫忌生冷。怎麼剛纔他沒告訴我說呀。怕大夫是纔想起來罷。那麼趕晚上、你服侍我吃就是了。是、老爺喝粥不喝呢。得了就拿來罷、把梨也

拿來。老爺、大夫不是叫忌生冷了麼。哼，那麼就不要了。是。

第八章

過兩天我要上居庸關去，回頭的時候，就順便遶到西山去，逛一逛那一帶那有好景致的地方，然後再回來，你願意跟我去麼。怎麼不願意去呢，就是老爺赴湯投火去，我也要跟了去的。你從前上那兒去過沒有。是，去年跟着別位老爺去過一盪，老爺是打算坐轎子去呀，還是騎牲口去呢。我是怎麼着都行，這盪打算要帶太太逛去，所有應用的各樣兒的傢伙，你先都說給我聽聽。既然太太也要去，那實在得多帶些個東西，怎麼呢，從這兒起身一住店，有一件老爺想不到得用的東西，爲太太可是很要緊，就是太太忽然若是走動的時候，怕是沒有個方便地方。

那麼怎麼着好呢。我們這兒的娘兒們走路的時候都是自己帶着個馬桶，所以這盪也得帶着那樣兒東西，若不然就帶上一塊很寬很長的布，再拿下四根竹杆子，趕到了店裏住下之後，可以在院子裏，搭起一個帳房來當茅廁，也使得。啊，敢情還有這麼件不方便的事情哪。我還告訴老爺說，別說是鋪蓋傢伙得帶上，就連太太吃的東西，也得多帶些個去，倘或老爺要上湯山洗澡去，那就得多耽誤幾天工夫了，在那兒住着，用的東西自然是更得多了。那麼明兒個你先雇停當了一頂轎子，和一頭驢子，回頭你再細細兒的想一想，得帶甚麼吃的，你就都預備出來，裝在一個簍子裏，爲得是帶着方便。是，這帶東西的那層，老爺倒不必操心，有小的了，該帶去的東西和吃食，趕都歸着好了，小

的單雇一輛車，都裝在車裏頭，小的又照看着東西，又坐車，那就都很妥當了。

第九章

啊，好容易我今兒纔租妥了一所兒房子，本來是一個小廟，那個屋子可很乾淨，房錢也不大。是在甚麼地方，有幾間屋子。在齊化門外頭，日壇西邊兒，我可不知道那個地方的地名兒，叫甚麼。那房子是三間正房，有四間廂房，還有兩間倒座兒，東嘎拉兒裏有廚房，和你們住的屋子，茅房是我搬了去之後，我得找個地方蓋一間。那麼老爺打算多嚒搬呢。我打算今天就趕緊的挪過去，爲得是那兒給房錢的時候，解月頭兒起好算。那麼小的今天得趕緊的，把東西先歸着歸着罷。哼，你先把這零碎

東西、挪到院子裏去、把地毯拿茶葉先掃一回、捲起來拿繩子網上、後來那書櫃子和櫃子、還有其餘的那些個粗重的東西、你挑那皮刺的、都裝在那個劉二雇來的大車上罷。是老爺、外頭的
那些個小物件、是我想要裝在一個大傢伙裏、叫苦力挑了去倒
妥當。很好、可是那些個磁器、可得好好兒的拿紙包上、那床若
是不好搭、可以卸下來、等拿過去、到那兒再安上、然後再把帳子
還照舊的搭上。老爺、從先掛那些對聯和扁幅的那個釘子、是
都得拔下來麼。哼、嘿、你留神、看牆上的土掉下來、你怎麼不
拿鉗子拔呢、倒拿鎚子打呢。是。噯、你和苦力說、小心出大門
的時候、磨傷了桌子。是、那麼我也跟着東西一塊兒去、先把東
西都照舊擺好了罷。那先不必等那兒掃得了之後、鋪上地毯、

那桌子、椅子、就先暫且散擱着、等我過去再調度安置、若你一個人兒弄不了、找個夥伴兒幫着也使得、務必儘這一天、都挪過去纔好哪。是。

第十章

今兒天氣好也沒風、把衣裳得曬曬。是、老爺連那被窩一塊兒都曬麼。哼、你先拿根繩子、起這根柱子、拴到那棵樹上去、趕拴好了、把衣裳搭在繩子上曬一曬。是、那麼那皮箱和箱子、都得搭出院子裏去罷。哼、給你鑰匙、你自各兒開罷、那衣架子上掛着的那些個皮襖、皮褂子、斗篷、是得在背陰兒地方晾晾。是、老爺、我已經把衣裳都抖擻好了、曬上了、請您去看看。哼、那麼我去瞧瞧罷、這是怎麼了、我不是說過、那皮衣裳是得晾麼、怎麼你

和別的衣裳、都掛在一塊兒了、難道你不知道、皮東西一曬、毛稍兒就焦了麼。 喳、那麼着小的找根棍兒穿上、掛在那釘子上罷。 那就對了、回頭你還得好好兒的抖晾抖晾。 是。 那些個衣服、也得分出袂的和棉的來。 這是棉衣裳。 你從這一頭兒搭起、一直的搭到那一頭兒去。 是、我想到了晌午、都翻一翻、把那曬過的、也倒一倒、把那背陰兒的、都叫他向陽兒、您說好不好。 那都很好、你現在都把他弄完了、把那箱子磕打磕打罷。 是、老爺想、曬到甚麼時候、就得收起來呢。 等太陽壓山兒的時候、不差甚麼就都得收起來了、可是你還得把那根繩子、拴到屋裏來、叫他們透透風是要緊的、不然那羊毛織的東西、若是把暑氣藏在裏頭、往箱子裏一攔、寶色就掉了、那可就都糟了。 是、那麼着

那綢子緞子的呢。那也是一樣，所以今兒晚上，就這麼先擱着罷。趕到明兒早起，再照舊的擱在箱子裏，一層一層兒的都墊上紙，下上潮腦，拿包袱蓋上，四周圍都掖嚴了，再蓋上蓋兒，不然潮腦就走了。是。來，把那繩子還照舊的繞起來，掛在那堆房裏標上去。是，老爺我忽然想不起來，那東洋衣服的疊法了。啊，你真是個廢物，我那麼用心的教給你，怎麼又忘了，太沒記性了，你瞧，是這麼疊，你先把左底邊疊上，再把右底邊折在上頭，然後再把衣裳一攏，把領子合上，摩抄平了，倆袖子往兩邊兒外頭一折，然後再一合就得了。承老爺的指教。

第十一章

來。噎。明兒個我要請客，你出城定地方去。您打算着請多

少位客。我想有十位客罷。這麼說、飯莊子比飯館子好。這兩處有甚麼分別呢。飯莊子是成桌的、飯館子是成桌的也有零要也可以、若是請的客多、倒是飯莊子好。成桌的是甚麼。成桌的都是八大碗、四冷葷、另外愛添甚麼小吃兒、那是隨便再要。那麼零要呢。那是人喜歡吃甚麼東西、隨便叫他現做。那麼還是成桌的爽快、可是定的菜、要清淡的、不要油膩的。老爺想是那幾樣兒菜、合衆位的口味呢。那些個菜名兒、我可叫不上了、你總要挑那不膩的、斟酌着定就是了、總要一百吊一桌的纔好、酒是要黃酒、不要燒酒。打算聽戲不聽呢。聽說中國人請客、總是要聽戲的多、我也要照那麼辦。官座兒若是現在立刻定、還怕沒有、若是沒有的時候、定桌子行不行。那也使得、

定官座兒、可總找那不吃柱子的地方纔好。是那麼上場下場、都不論罷。總是下場好、上場有那個鑼討厭、還有我這兩天聽戲、瞧見對面兒官座兒裏、有一個人吃東西、那也可以麼。怎麼不可以呢、那總是有相公陪客坐着的時候、吃東西的多。甚麼叫相公。您沒瞧見、常在戲台上傍邊兒站着的小戲子、長得那麼很標緻的麼。啊、我想起來了、不錯、有這麼項人、那是幹甚麼的。他們也唱戲、也陪酒、若是老爺要看、明天到飯館子裏、可以發一個條子、叫他們一兩個來陪酒、那也很助酒興了。這也倒有趣。老爺若是喜歡武戲、就聽梆子、喜歡文戲、就聽二黃、還是聽二黃好。那麼聽三慶啊、是聽四喜呢。聽四喜罷。那麼我這就定去罷。啊、還有那跑堂兒的酒錢、和戲價、明兒個就起

你手裏給他們就是了。是。

第十二章

那十塊錢換來了麼。是，都換來了。換了多少錢。換了一百一十四吊四百錢。合多兒錢一塊。合十一吊四百四一錢。怎麼比昨兒個倒多換了。是，今兒個銀盤兒長了。怎麼又長了呢。是因爲行市下來的大。這是誰定的行市呢。老爺您不知道，這前門外頭珠寶市，有一個銀市，見天一清早，所有京裏錢舖的人都到市上買銀子賣銀子去，若是這天市上的銀子多，行市就落，若是銀子少，行市就長，趕他們買賣定規了，合多少錢一兩，這錢數兒就算今兒的行市，九城的錢舖，都按着這一個行市，每天買銀子的賣銀子的，不能一定，一天是一個行市。那麼

一塊洋錢、合多少銀子呢。通行都是按七錢銀子一塊合、說的可是那貿易的洋錢、和應洋、是一個樣、那一圓的、少換一點兒、在平常用的時候、可也沒甚麼分別、那麼給您這票子、這都是和豐本出的。這票子上的錢數兒、怎麼這麼宗寫法呢、我簡直的不認得。是、這是五拾吊一整張、這是拾吊一張的、這是零的、五吊的、四吊的、三吊的、兩吊的、這是那四百四十錢的零兒。是了、我各人點點這票子。您點了對不對。不錯、都對了、可是這個五拾吊一張的、不好使喚、你拿去取五吊錢的現錢、下剩的破了零的來。是、還要他本舖子的麼。若是他本舖子沒零的、磨別處的也使得、總要那字號靠得住的要緊。那是自然的、都磨四恆家的、可就妥當了。那麼你就辦去罷。

第十三章

你上那兒去了。剛纔有小的的一個本家的哥哥、從鄉下來、找小的、說是小的的母親病得很重、他把小的搭出去說了會子話、所以就誤了這麼半天、沒得稟知老爺。你這都不像話、無論出去多大工夫兒、你都應當告訴我。是小的後來再不敢這麼大意了、還有一件事、小的要告幾天假、回家瞧我母親的病去。真是你母親病了麼、不是告謊假呀。小的天膽、不敢咒我母親有病。既是真的、你打算告幾天的假呢。若是我母親病不礙事、小的三兩天就回來。萬一小的的母親有個好歹、那就怕是得多就誤幾天了。你走了有替工沒有呢。小的有個朋友、他在法國府裏當過跟班的、小的可以把他找來替幾天。那個人怎麼

樣。他沒別的不好，就是吃幾口烟。哼，我不要吃烟的，這麼辦罷。你不用找替工了，可以叫吳老爺的跟班的，代管幾天罷。那更好了。你打算多嚙走呢。若是老爺肯放小的去，我就今兒晚上趕出城去。你既打算今兒個趕出城去，現在天不早了，你就別愣着了，快歸着東西罷。還有一件事，求老爺把下月的工錢支給小的。我沒那麼些個錢，不能都支給你，先給你三塊，另外我賞給你一塊錢。謝老爺的恩典。那麼你現在把吳老爺的跟班的找過來，把這屋裏的事，都交代明白他，再把昨兒個破的那個燈罩子找出來，交給他，叫他明天照樣兒配一個來。是。

第十四章

明天有一位客人要來，你帶着苦力，把上屋裏拾掇出來。是那

三間有一間棚都破了、棚架子也掉下來了、牆上的紙、因爲犯潮、都搭拉下來了。哼、不錯、不錯、那麼得叫裱糊匠來糊糊罷。是、老爺、您收着銀花紙了不是。有好幾刀了、底半截兒牆得糊外國紙、棚上四面兒、都拿藍條紙鑲上。噲、還得買十幾根秫秸、紮架子哪。哼、那麼一天可以報結麼。現在天長、一天總可以完了。那搭交手、還得僭們給他預備紗幅麼。那是他們各人帶來。還有甚麼得買的。就是還得買打纜子的麵、和竹籤子、還有麻繩兒、這三樣兒東西。現在你先把外頭屋裏那兩間、好好兒的掃掃、棚上若有蜘蛛網、可得掃乾淨了、把牆上的土、都胡拉下來、把幅扇都擰淨了、把窗戶上的玻璃也擦一擦、然後拿墩布蘸上水、擰乾了、把地板都擦了、可小心着、別拿墩布贖了牆、你就

辦去罷。是。來。喳。現在來了信了，不行了，客人回頭就到
了。那麼棚還沒糊了，可怎麼好呢。這麼着罷，你就趕緊的先
拾掇出來，就讓客人先將就着住罷。是。你聽大門外頭車站
住了，光景是客人來了。回老爺知道，可不是客人來了麼。我
先迎出去，你就叫苦力快打掃屋子，你出去搬行李去。行李都
搬進來了，請客人點點件數對不對。客人說都對了。還有趕
車的說，還攏他兩塊錢的車錢哪。把這兩塊錢，給他拿出去罷。
你去瞧瞧。若是屋子拾掇出來了，你把這行李挪到那屋裏去，安
置好了，再來沏茶打洗臉水。是。

第十五章

怎麼了，燈罩兒又炸了。可不是麼，又壞了一個。我常告訴你

說、剛點上的時候、燈苗兒要小、趕慢慢兒的、再往大裏捻、你老聽不進去、太沒記性了罷、去年就幹過這麼一回、老改不了、總是你沒把我的話、攔在心上、這是怎麼個理呢。也是小的一時沒留神的緣故。你不止一時沒留神了、永遠沒小心過、就拿去年冬天說罷、爐子永遠沒乾淨過、趕今年撒了火了、爐子裏頭的剩煤、也不弄出來、爐子也不刷上黑色、就扔在那堆房裏了、趕後來日子多了、全上了鏽了、還有那個煤、就在院子裏那麼堆着、不定那一天就許着了。那是我不知。莫非你是瞎子麼。那是苦力的事情、不是我應管的。你別滿嘴裏胡說、你不會叫苦力收起來麼。我告訴過他好幾回了、他老不聽。你別混遮掩、你向來是嘴硬。我怎麼嘴硬了。那麼我問你、昨兒個我回來、你

上那兒去了。我任那兒沒去呀。那麼我這屋裏、瓢朝天碗朝地的、招了好些個蒼蠅、你也不管、那是怎麼了。是因爲我有個朋友來了、耽誤了一會兒的工夫、沒能拾掇。我不管那些個、起今兒往後、我出去的時候、你總要把屋子拾掇俐罷了、把衣服給疊好了、小爐裏燒上炭、拿灰培上、瞧有甚麼使不得的東西、該倒的該扔的、就都倒了扔了、那纔是有眼裏見兒哪、竟等着挨說纔幹哪、那還算人麼、還有你常愛砸東西、也不是事、近起來又添了一樣兒毛病、你有朋友來、把我的各樣兒的東西拿出去用、這還像事麼。我多嚅拿您的東西了。你別不認賬、昨兒個你拿我的茶葉、我悄悄兒的進來瞧見了。我沒拿。你說你沒拿、我現在到你屋裏搜一搜去。您竟管去搜。你瞧瞧、這是甚麼、你還

狡情麼。那是我各人買的。這兒有真贓實犯，你還不肯認賬，你滾出去罷，我不要你了。老爺別生氣，是小的拿老爺的東西了，求您寬恕罷。你既認了，我還要你就是了，後來再若有這些毛病，一定立刻得走出去。是給老爺請安，謝您的恩典。

第十六章

回老爺知道，馬籠頭壞了。是那個地方壞了。是嚼子那兒壞了。那麼你拿到鞍鞞舖裏去，收拾收拾。是。還有近起來所有鞍子、馬鐙、肚帶，這些個傢伙，都贖的了不得，怎麼你也不拾掇啊。沒有的話，那天都拾掇。那麼那上頭的鐵活，怎麼會上了鏽呢。那是沒用磚麪子擦的緣故。我這幾天騎馬出去，馬的腳底下彷彿是發軟，老愛打前失，那是怎麼個緣故。不錯，我也

覺着是有那麼點兒毛病。我想光景是馬掌掉了，或是釘錯了，也未可定。那麼我今兒個拉到獸醫樁子上去，再從新釘一回罷。也好，還有一件，馬怎麼老不上廐呢。怎麼不上廐，老爺瞧不出來就是了。我很瞧得出來，我知道，你是夜裏不餵的緣故，若是馬再不長肉，我可不叫你包餵了。老爺別這麼說，所有麩子、黑豆、紅高粱、棒子、草，沒不餵足了他的。我今兒早起瞧見馬棚外頭，地下汪着好些個水，那是甚麼水。那不是我弄的水，那是管洗澡房的他幹的。那麼你把他叫來。是，我就找他去罷。老爺現在要洗澡麼。我先問你一件事，你怎麼把澡盆的膿水都倒在馬棚外頭了呢。不是倒的，是因爲溝眼堵住了，水漾出來了。那麼你得把那溝眼通開纔好哪。是，我回頭就通

去。可是，今兒個不是您洗澡的日子麼。你燒得了洗澡水了麼。是，都倒在洗澡盆裏預備好了。那麼你拿着手巾和胰子，跟我去罷。你先前頭走一步，等我解完了手兒就去。是。你可要把澡房的地板都刷乾淨了，別弄的那麼溜滑的。是。老爺水熱不熱。熱一點兒，再對一點兒涼水，你給我搓搓澡。是。油呢多罷。不算很多。那麼你給我擦乾淨了罷。是。

第十七章

我現在要上上海去，你把東西都歸着起來。老爺打算多宗晚兒起身呢。一兩天就要動身。那麼這粗重的傢伙，也都帶了去麼。不，那。我打算託朋友，都把他拍賣了，等我今兒晚上連夜把拍賣的和留着的分出來，再打點罷。我先把這箱子騰空

了、把這零碎兒都插在裏頭好不好。好是好、趕插在裏頭之後、可得拿滑藉或是棉花揲磁實了、別叫他在裏頭搖擺纔行哪。那是自然的、還有那些衣服怎麼樣呢。那等着歸在那皮箱兒裏、軟片一塊兒打包。那就是了。那書櫃子上的書、和字帖、條幅、都拿紙裹上就行了。那匾額、竟把字撒出來、那架子不好帶、可怎麼辦呢。那就先攔着罷。老爺、箱子都裝好了、那麼把蓋兒蓋上、可以就先釘死了罷。可以可以、你把那張紅紙遞給我、寫個簽子、貼在箱子上。那皮箱還得上鎖、拿馬蓮包包上、然後拿繩子綑上、可就省得車磨了。不錯、那繩子扣兒、務必勒死了、看上車之後、提蕩開、你快打發苦力去買兩張油紙來、包那綑子。噎、那軟帘子摘下來、捲上不好麼。也好、還有那把旱傘、也

套上罷，再把這文具都裝在白拜匣裏。現在把您的鋪蓋也都捲起來罷，把夾被棉被都疊起來，裝在褥套裏，那褥子明兒個還要鋪在車上哪。是明兒個把那個馬蓮包的箱子，煞在後車尾兒上，您想怎麼樣。使得罷，那磁器得拿紙蘸上水糊上，再裝纔妥當。這個法子更妙了。回老爺知道，某老爺打發人，給您送了送行的禮物來了。拿進來，給他拿出個片子去，叫他回去道謝就是了。

第十八章

你幹甚麼來着。我在花園子澆花兒來着。那花兒開的怎麼樣。現在正是盛開的時候，開的好看極了。怎麼你這手上這麼些個泥。我是在花園子弄土來着。你回頭吃完了飯，我要

打發你送禮去。是給那宅裏送禮去。是給後門徐老爺送禮去。那麼小的這個工夫兒，先剃頭去罷。哎，你別竟剃頭，還得打辮子哪。剃頭和打辮子，那是一回事。你還得換上乾淨點兒的衣裳，平常在家裏做粗活，那原不講究，到別的宅裏去，纔得要撒俐纔是樣子哪。靴子、帽子，小的可沒有。你可以和夥伴兒們借一頂帽子，一雙靴子，就得了麼，你就快拾掇去罷，別磨稜子了。老爺小的都拾掇完了，有甚麼話，請老爺吩咐罷，還有那禮物，您都打點出來了麼。你瞧，這是四匣子東西，這是我的職名，那麼小的得雇一輛車去罷。不行，這裏頭有嬌嫩東西，怕車撒，若不然，就叫苦力挑着跟了你去罷。喳，那也好。趕你到那兒就說，這是我們老爺新近打外頭回來，帶來的土物，奉送信

兒的老爺用、務必把職名給留下、然後你就回來。是那麼小的這就去罷。啊、還有你到花園子去、掐幾朵花兒來拿着、順便到吳宅、給那位老爺送去了。老爺、小的回來了。徐老爺在家了麼。是在家了、把小的叫進去了、說是老爺起外頭大遠的帶了點兒東西來、留着自己用就結了、又何必費心惦記着我呢、實在我心裏不安得很、這麼着給了我一個回片子、給老爺道費心。是了、你手裏拿着的那紅封兒是甚麼。可是、小的還要回稟老爺哪、這是那兒的老爺給小的一個賞封兒、小的原不敢接、徐老爺說、你只管拿着、若是不接、我就有了氣了、小的這纔勉強接過來了。好好、你歇歇兒去罷。

第十九章

你洗完了臉了麼。洗完了。我要叫你買東西去。買甚麼東西去。我要買口蘑、大蝦米、和掛麵。你買四牌樓的麼。別買四牌樓的、那幾個舖子的東西、連一個好的也沒有。那麼我出城買去罷。你出城要買前門大街、路東那個海味店的纔好哪。不錯、那兒的東西可好、就是貴一點兒。貴一點兒也有限的。您是要買多少呢。我要買一斤口蘑、斤半大蝦米、十子兒掛麵、可是那口蘑多兒錢一斤。有六吊四的、有四吊八的。賤的東西總次罷。那是自然的。那麼買那貴的罷、分兩可叫他們邀足了。他們不敢短分兩的。那些買賣人的習氣、都愛要謊價、你也別竟聽他們要、總要還個價兒。老爺不知道、他們那大字號、都是言無二價、不敢要謊的。那就是了、另外你打城外頭、

再給帶些個鮮菜子來。老爺打算要買甚麼鮮菜子呢。杏兒和李子還有沒有了。那兩樣兒菜子現在可沒了。那麼就買梨、桃、平菓、菠菓子、檳子、脆棗兒、葡萄、這幾樣兒罷。一樣兒買多少呢。買一斤葡萄、一斤棗兒、下剩那些個菜子、每樣兒買十個就得了。是。你帶這四十吊錢的票子去、除了買這些個東西、剩下錢、想着再買冰糖和藕粉來。是、那麼小的現在就去麼。等一等、這兒還有十吊一張的退票、你給珠市口兒那個萬順皮貨舖裏帶了去、告訴他們、這是一張假票子、叫他們立刻給換上、交給你帶回來。老爺怎麼知道、是他們的退票呢。我收着他們的了、並且這是前幾天、我到他們那兒買東西去了、他們找給我的。老爺打那麼沒別的事了麼。還有事、趕你回頭的時候、順

便到那個熟裁縫舖裏、問一問我定做的那件衣服得了沒有、若是得了、你就拿包袱包上、帶回來了。

第二十章

張福。 噎。 你來、我有話和你說。 是、老爺有甚麼話吩咐。 現在有一位老爺、陞到廣東作領事官去、要找一個跟班的、我打算把你薦給他、你願意去不願意去。 蒙老爺的抬愛、小的願意去、可不知道得去幾年。 那位老爺大概得在廣東三年。 他願意你、跟他在那兒三年、你的意思怎麼樣。 那倒可以的。 可有一層、若是將來滿了三年、那位老爺陞到別處去、他可以給你船價、把你打發回來、若是不到三年、他不要你了、也是他給你船價、叫你回來、倘或沒滿三年、你自己不幹了、要回來、那可是你自備盤費、

他是一概不管。是小的都明白了。還有工錢那層，那位老爺說每月給你十塊銀的工錢，四季的衣服，都是他管，你想怎麼樣。十塊錢的工錢，小的也倒願意，就有兩層，求老爺給說一說。是那兩層呢。一層是先求那位老爺，支給小的十塊錢安家，還有一層，每月小的的工錢，得起京裏，兌給小的家裏五六塊錢，就省得小的打外頭往京裏帶錢囉瑣了。那我給你說一說，也倒可以行，可是先支給你這十塊安家的錢，你想每月是怎麼個扣法呢。那是隨那位老爺的便，每月扣一塊兩塊都使得。那就是了。若是那位老爺都答應這兩層了，小的願意每月起老爺手裏，兌給小的家裏錢，纔妥當哪。那都好說的，趕定規之後，我可以寫個取錢的執照給你，每月初一，你們家裏，可以打發人，拿

着那個執照、到我這兒來取就是了。費老爺的心、還有小的走之後、老爺不得另找個跟班的麼、小的有個親戚、可以來伺候老爺好不好。你這個親戚多大了。他今年十八歲。當過跟班的麼。是他原先在俄國公館當過跟班的。那件事先挨一挨兒再說罷、因爲現在有一位老爺、給我薦了一個人、一兩天可以來試一試、若是不行、再叫你那個親戚來罷。是、小的竟聽老爺的信兒就是了。你這兩天、先把我的東西都歸着齊截了、好交代給新手兒、把外頭首尾的事情、也都要算清了。是、若是定妥了、小的可以多啗上工呢。脚下離月頭兒還有八天、那總是下月初一上工罷。那就是了。

官話指南第四卷

官話問答第一章

這是我們新任的欽差大人，特來拜會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來了。
啊、久仰久仰、今日幸得相會、實在是有緣哪。我們大人問王爺、
中堂、大人們好。啊、托福托福、請欽差大人上坐。我們大人說、
不敢那麼坐、還是請王爺上坐罷。那如何使得呢、大人今日是
初到敝署、該當上坐的。我們大人說、既是那麼着、就從命了。
理當理當、大人是幾時到的京。我們大人、是貴國本月十六到
的。我們久已就聽說、這位大人處事公平、尤重和好、如今既來
駐劄敝國、遇事必能持平和衷商辦、於兩國商民、均有利益、何幸
如之。我們大人說、承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過獎、實在是自愧才短、

謬膺重任、諸事還要求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指教。大人實在是太謙了、我們遇事、還要請教大人哪。我們大人說、不敢當。請問這位大人、今年高壽了、我們大人、今年六十一歲了。大人年逾六旬了、精神還是如此的強健、實在是養法好、來。噎。擺點心菜子、快盪酒來。我們大人說、今日是初次到貴衙門來、那兒有就叨擾的理呢。大人這話說遠了、我們今日和大人雖是初會、就如同故交一樣、況且這不過預備一點兒粗點心、爲得是彼此可以長談、請大人賞臉、不必推辭。我們大人說、叫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、如此費心、實在是於心不安。那兒的話呢、這實在是不成敬意、請大人別見怪。豈敢豈敢、我們大人說、這太盛設了。這有甚麼、這實在的、不成格局的很了。我先敬大人一盃。我

們大人說、那實在不敢當。大人請坐罷。我們大人還要回敬王爺一盃。那我可真當不起。那麼我替我們大人回敬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一盃罷。閣下是客、我們如何敢當、還是我們自己斟罷。那麼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隨便隨便、請大人嚐一嚐這個點心。我們大人說、請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別周旋了、還是自取倒好。若是大人肯依實、我們也就不布了。我們大人說、決不會枉假的。那更好極了。請大人再用一點兒點心。我們大人實在是發了。那麼請大人過那邊兒屋裏坐罷。我們大人請問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、那國書可以幾時呈遞。那層是等我們這一兩天之內、奏明皇上、請旨定於何日、然後再照會大人就是了。那麼竟候王爺的信就是了。就是。我們大人現在要

告辭回去。何妨再多談一會兒呢。我們大人是還有些緊要公事，得趕緊回去料理，不能在此久坐了，還給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道費心。些須微意，何足掛齒，實在是簡慢得很。那兒的話呢。等改天我們再到貴館去謝步。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請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留步罷。請了請了。再會再會。

第二章

大人這一向好。托王爺的福，王爺近來倒好。托福托福。列位中堂、大人們，這一向也都好。承問承問，大人那一天回來好。啊，噓，承諸位掛心。今日我們到這兒來，一來是給大人賀喜，二來是謝步，不敢當，王爺和列位中堂大人們，實在是多禮了。大人恕我們來遲。豈敢，這位大人怎麼稱呼，我們還沒會過。

面了。可是我們倒忘了，你們二位大人見一見，這是新任的欽差大人，這是我們劉大人。久仰久仰。彼此彼此，日前蒙大人光顧，我正告着假了，故此失迎，求大人原諒。豈敢，豈敢，大人貴處是甚麼地方。敝處是江蘇。大人現在是那衙門行走。我現在是吏部侍郎兼管總理衙門事務。是大人貴科分。我是己卯科舉人，癸未科進士。大人都是榮任過外省甚麼地方。我沒作過外任，自從癸未那年僥倖之後，就在翰林院供職，後來放過一次學差，又派過一次試差。都是放過那省的學差。放過一次四川的學差，後來試差派的是陝西。大人今年貴庚。今年虛度四十七歲。大人年歲未及五旬，已經榮膺顯秩，這足見是大人才高了。過獎過獎，我這不過是僥倖，實在是自愧。

無才、濫竽充數就是了。大人太謙了、今兒個我預備一點兒菓酒、請王爺、中堂、大人門、在此多談一會兒。承閣下費心、我們理當討擾的、無奈今日是有奉旨特派的事件、必須趕緊回去辦理、我們心領就是了。既是如此、我也不敢強留了。那麼我們改天再來領教、就此告辭。勞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的駕。那兒的話呢、大人留步罷。候乘候乘。磕頭磕頭。

第三章

請大人見一見、這一位是我們新任的欽差大人、今日特來拜望大人來了。啊、久仰久仰。我們大人問大人好。哦、大人好。我們大人說、託大人的福。貴國大皇帝、一向聖體康泰。是我們大人說、敝國大皇帝、一向倒很康泰、請問貴國大皇帝、一向聖

駕安康。是敝國大皇帝一向倒很安康，請大人上坐。我們大人讓大人上坐。豈敢大人到此，理當上坐的。我們大人說，這實在是膽大了。請坐請坐，請問大人是幾時由貴國動的身。我們大人是敝國上月初十動的身。一路倒都很平安。是，我們大人說，托大人的福庇，沿途都很平安。大人到上海住了幾日。我們大人在上海住了不過兩天，就往這麼來了。沿路上走着，往這麼來，也很遠哪，可不知道有甚麼新聞沒有，我們要請教的。我們大人說，沿路上的古蹟倒不少，但是關係現在國政的事情，倒沒甚麼新聞。是，那麼大人上京，定規是那一天。我們大人打算後日就要北上。大人行期，何必如此緊急。是因爲欽限將滿，不敢久延。是由水路走，還是由旱路走呢。我們

大人是因爲行李太多，打算由水路走。船隻都雇妥了麼。今日已經打發人雇去了，大約明日可就雇齊了。告訴大人說，我可以派兩個武弁，帶領二十名兵丁，護送大人到通州。我們大人說，大人如此費心，實在是感謝不盡了。豈敢，大人到此，我這是該當効勞的。我們大人說，實在領情。那麼我今晚就發文書，咨報總理衙門，就提欵差大人，是後日由水路北上就是了。那好極了，我們大人，今晚也有文書到京裏，敝國公館去。那更妥當了。我們大人，現在要告辭回去。請大人再略坐坐兒，多盤桓一會兒。我們大人，還有點兒公事，得趕緊回去辦理。那麼勞大人的駕，我明日再回拜大人去就是了。我們大人說，不致勞動大人的駕。該當的。大人留步罷。候乘候乘。磕頭。

磕頭。

第四章

我今日來、一來是回拜大人、二來是給大人謝步。豈敢大人實是在是多禮。那兒的話呢、是該當的、大人榮行準在明日麼。是、明日一準起身的。船隻想都齊備了。是俱已齊備了。那麼明早、是在何時啟碇呢。大約就在已初罷。那麼我明早晨正過來送行就是了。那實在不敢勞動了、今日僭們一見、就都有了、等後來我再來之時、或是大人上京、僭門可以再多盤桓幾日。既是如此、我就遵命不過來了。豈敢、大人約摸可以幾時到京去呢。大概今年冬子月底、可以到京去、彼時必當到貴館拜會的。倘或大人上京之時、請您先期賞我個信、我便當掃榻以

待。豈敢要去之先，必然要預先奉告的。還有一件事托附大人。大人有甚麼事，只管吩咐。豈敢我們這個領事官，人甚年輕，況且又是初次當差，尙欠歷練，倘有不到之處，求大人擔待些個纔好，並且還要求大人諸事指教，俾伊有所遵循，則我感同身受矣。大人太謙了，這位領事官，人雖年輕，才情敏捷，數月以來，我風聞所辦的交涉事件，均甚妥善，我心中實在佩服得很，不過是在敝國年分尙淺，於敝國制度風土人情，恐還不能周知，倘有不甚明白的事情，問及於我，我必要詳細告知的，以副雅囑。大人實在是過加獎譽了，他這不過是學習當差而已。我現在還有公事在身，就要告辭了。那麼僑們就等在京裏相會了。是，趕大人到京之後，還要求賞給一信，以慰遠念。是，到京之後，必

有信奉致大人。那麼明早我就派武弁帶領兵丁到此聽候大人指使就是了。豈敢實在承大人的盛情了。該當的、大人請留步罷。請了、再會再會。

第五章

中堂大人們都好。承問承問、閣下這一向好。托列位大人的福、這一向倒很好。閣下請坐。中堂大人們請坐。這一向公事忙不忙。這一向倒不甚忙。閣下今日到此、有何公事見諭。今日我是奉我們欽差大人的委派、到貴衙門來、有件面談的公事。哦、請說一說、是件甚麼事呢。因爲上月有敵國一個繙譯官、領有護照、到某處游歷去、趕他到了那個地方、就住在一個店裏頭了、誰知那兒的百姓、少見多怪、每日三五成羣、在店門口

兒擁擠觀看、其中還有口出不遜者、並且敝國繙譯官、風聞那些個百姓、有意滋事、因爲那個店離汛官衙門不遠、於是他就到汛官衙門去、意在面見汛官、請他設法彈壓、免生事端、誰知那個汛官、竟自托病不見、敝國繙譯官無法、就又到知縣衙門去拜會、趕他到了知縣衙門、把名片投進去了、等候許久、門丁出來說、知縣陪客說話、不能接見、這麼着、敝國繙譯官、就回店裏來了、次日清早、他又到縣衙門去請見、有一個姓王的書辦出來、把他讓到科房裏去了、王書辦問他的來意、他就將百姓有意生事、打算請知縣設法保護的話、說了一遍、王書辦說、因爲知縣現有公事在身、不與接見、敝國繙譯官就說、既是知縣公事煩冗、我也不便請見、不過求閣下將此事回明知縣、就提我請他趕緊彈壓、免生意

外之事、是要緊的、王書辦滿口應允、然後敝國繙譯官、就告辭回店裏去了、誰知他在店裏又等了兩日、並沒音信、百姓越聚越多、信口胡言、勢必要鬧出事來、他看情形不妥、就一面發稟帖、稟報我們欽差大人、一面他就起身到府裏去、打算面求知府、轉飭知縣、妥爲保護、可不知道到府裏去辦理如何、但是我們欽差大人接到他的稟帖、十分詫異、因想各國人民到處游歷、既領有護照、地方官就應當照章保護纔是、此事不但載在條約、而且屢次奉旨、飭令各省督撫、轉飭各地方官、恪遵條約、保護洋人、何以各省督撫、倒能遵守條約、而地方州縣、仍是以保護之責、視爲無足輕重之事、令人實不可解、如今我們欽差大人、就求王爺、中堂、大人們、再咨請各省督撫大人、轉飭所屬、後來若是有外國人帶着護

照到處游歷、地方官總應當加意保護、以符條約、是要緊的。是了、閣下回去、可以告訴欽差大人說、這件事我們明日就行文到那兒去、請該省的巡撫、要查問那個知縣、和那個汛官、究竟他們是爲甚麼不肯接見、及不設法彈壓的原故、若是查出他們有辦理不善之處、必須將他們開參的、並且我們還可以再行咨請各省督撫、嚴飭各州縣、日後若有洋人到各地方游歷去、總要按照條約、加意保護、倘或有不肯盡力保護的、一定要指名奏參的。是中堂大人們、如此費心、做國的官民、實在感謝不盡了。那兒的話呢、這是我們該當盡力的。那麼我回去、就遵照中堂大人們的話、回明我們大人就是了。閣下回去、替我們問欽差大人好。是、回去都替說。請了請了。再見再見。

第六章

今日我是奉了我們大人的委派、到貴衙門來、和王爺、中堂大人們、說知一件公事。啊、是甚麼公事呢。因爲是上月、有敝國的一隻火輪商船、船名風順、由上海往天津來、行至葛沽的上邊兒、撞壞了貴國停泊的一隻商船、趕到風順輪船到天津之後、船王業將此事稟報敝國領事官了、並且稟明了、那隻中國商船、停泊的地方、有礙輪船往來之路、說是既然那隻商船、不按河泊章程停泊、此次被輪船碰壞、便不應認賠的、後來敝國領事官、接到貴國道台的照會、說是據中國船戶周立成稟報、該商船正在葛沽水面上行走之間、敝國風順輪船、由後面來將該商船撞壞、船舵已經撞折了、船幫也撞壞了、彼時敝國領事官照復道台、就提風

順船主已經稟明了，說是中國那隻商船，是在河裏灣着了，因他停泊處所有礙輪船往來之路，以致被碰，按照河泊章程，是不應賠的，但是現在兩國應當先彼此派員會同到碰船之處，查看一回，然後再議應賠不應賠的事，這麼着道台就派了一位委員，會同敵國繙譯官，到碰船的地方查看了一回，那個船戶周立成原稟的，是把他船舵撞折了，把船幫也撞壞了，趕他們一看，不過將船舵撞折了，並沒撞壞船幫，這一節就先與原報不符，又據船戶周立成說，那天他的船，實在是正走之間，被輪船碰的，然而據敵國船主說，那天周立成的船，並沒在河內行走，實在是是在河裏停泊，阻礙輪船之路，以致被碰的，道台總以敵國船主之話不足信，以中國船戶之言爲足憑，敵國領事官和道台辯論說，若是以

中國船戶之語爲可信、那麼那個船戶、原稟的是輪船將他的船舵碰折了、將船幫也撞壞了、及至一查、不過將船舵撞折了、並未碰壞船幫、只舉此一端、可見那個船戶的話、不足爲憑了、道台雖然無話可答、到底還是堅請敝國領事官、飭令輪船船主、賠償修費、敝國領事官、據輪船船主供說、那個中國船戶、既然不按照河泊章程停泊、故被碰壞、照例是不能賠償的、敝國領事官、若強令該船主賠償修費、豈不是以服其心、無奈道台總不以敝國領事官之言爲然、彼此辯論不休、敝國領事官實無法可辦、是以詳報我們使差大人、請示辦法、我們大人派我來、詢問王爺、甲堂大人們、此案應如何辦理、方免彼此爭論、雖然今日王爺不在、依我同之見、這案兩造各執一詞、都不可憑信、總應由貴國欽差大

人、札飭領事官、由我們札飭道台、叫他們飭令兩造、各尋見證、然後彼此會訊、自然就有個水落石出了、閣下回去、將此節回明欽差大人、如以爲可、就請賜一信來、我們就給道台行文去就是了。是、那麼我回去、將中堂大人們所論的辦法、回明我們大人、斟酌可否、再寫信來就是了。是、就這麼樣罷。那麼我暫且就要告辭了。請了請了。

第七章

大人這一向好。托福托福、閣下一向可好。承問承問。閣下請坐。大人請坐。閣下這一向公事忙不忙。公事倒不甚多。閣下今日光臨敝署、是有甚麼公事麼。是今日是奉了我們領事官的委派、到貴衙門來、商量一件公事。是甚麼公事呢。

因爲有這本地一個商人名叫劉雲發、由福州雇定了敝國一隻夾板船、裝載雜貨、運到此處、議定水腳是四千五百塊洋錢、在福州地方、先付過一千五百塊、說明白的、下欠那三千塊錢、是到此處付清、船主當時、也都答應了、這其中並沒有中人行棧經管、俱是他們彼此對講的、趕前四天船到了此處、次日一早、劉雲發用撥船將貨物起下來、裝上了、運到海關門口候驗、然後他和船主說、他先到家去措辦水腳、晚上必回船上來、把下欠的銀兩、都要交清的、他還開了他的住址、交給船主收着、船主看他那個人、是個正經商人、可就答應叫他去了、趕到那天晚上、劉雲發並未回船、直等到昨日晚上、仍未回船、船主就遣人按他所開的住址、到那個地方去找、並未找着、心裏就未免設疑、故此稟報領事官、函

致稅務司、若是劉雲發完清稅項、暫且將貨物扣留、等他交清水脚銀兩、再爲放行、後來接得稅務司函復、說若是劉雲發完清稅項、海關沒有暫行扣留貨物之例、此事礙難照辦、領事官恐怕劉雲發忽然交清稅課、海關將貨船放行、這項水脚銀兩、可就無着落了、所以領事官派我來、請大人函致稅務司、如若劉雲發完清稅項、暫且把他的貨船扣留、等他還清水脚、由我們領事官知會大人、轉致稅務司放行、請大人千萬費心、給辦一辦、我們就感情了。這件事、若以公事而論、劉雲發完清稅項、海關原無扣留貨船之例、如今領事官既然託咐我、我不過按着私交情、轉託稅務司、把劉雲發貨船、暫且扣留就是了、趕到他交清水脚銀兩、請領事官趕緊賜我回信、我好知會稅務司、把貨船放行、這不過是暫

時通融辦理、後來不可以此爲例。大人如此費心、我們實在感
謝不盡了。那兒的話呢、這回頭我就給稅務司發信。那麼我
要告辭了。請請。改日再見。

第八章

今日我是奉了我們道台的委派、到這兒來、是和領事大人說一
件公事。是甚麼公事呢。因爲前次大人照會我們道台、說是
這本地慶長洋貨舖東家趙錫三、批定了貴國天盛洋行哈喇六
十包、立有批單、趕到上月貨到了。洋商催趙錫三起貨、趙錫三藉
詞挑剔、不肯將貨物起去、大人請我們道台、飭縣把趙錫三傳案
查訊、後來據知縣稟復、說把趙錫三已經傳到案了、據他說、去年
封河之先、他在天盛洋行、批定了六十包哈喇、立了一張批單、他

付過定銀一百兩、言明今年三月初間交貨兌銀子、兩無耽悞、趕到本年三月初間貨到了、天盛洋行遣人去給他送信、他就拿着原樣去到洋行、把貨包拆開、拿原樣一比、內有十包、貨樣不符、所以他不肯收貨、要把原給的定銀退回、叫洋商將貨物另行出售、洋商不肯退還定銀、這麼着、倆人也沒說開就散了、不料洋商竟自將他稟控、他不肯起貨、實在是因有貨樣不符的緣故、並非是藉詞推托、我們道台據知縣的稟復、已經照會大人了、後來又接到大人的回文、說是趙錫三在縣署所供的情形、是一面之詞、不足爲憑、請飭縣仍舊叫趙錫三收貨兌銀子、我們道台說、雖然趙錫三所供的是一面之詞、無奈他既供出、因貨樣不符、他不肯起貨、如今若是勒令叫他收貨付銀子、實在不足折服他的心、若是

一定以趙錫三之言爲憑、洋商又未必肯服、我們道台現在想了一個善法、遣我來和大人商量、打算定規本月某日、我們道台同大人在會訊公所、把原被兩造傳來、叫洋商雇人、把那六十包哈喇抬到公所去、大人和我們道台過一回堂、公同看一回貨物、孰是孰非、自然立判、不知道大人的尊意、以爲何如。此事我原無成見、如今既然兩造各供一詞、難以定案、道台所想的辦法也很妥當、然而以我的愚見、由道台飭令趙錫三、約兩個華商、由我飭令大盛行的東家、邀兩個洋商、是日都齊集會訊公所、叫他們四個商人看明貨物、是否與原樣相符、以他們四個人爲憑據、若果他們四個人看明貨樣相符、道台便可飭令趙錫三起貨付銀子、如果貨樣不符、彼時我訊明天盛行主、再和道台商議辦法、愚見

若此、閣下以爲何如。大人所論的辦法、更盡善盡美了、我回去將此節稟明道台、再回復大人就是了。閣下再坐一會兒罷。今日是有公事在身、不能久陪、等底下再給大人來請安。豈敢。大人留步罷。改日再見。

第九章

今日我們領事官委派我來、和大人商量一件公事。是甚麼事呢。就是敝國寶昌行掌櫃的朱曉山、虧空銀兩的那一案。那一案前日我已經照會領事官了、不知道領事官以爲何如。我們領事官的意思、是這麼着、當初寶昌行聘請朱曉山之時、有祥立、仁和、福順、晉昌、四家具的保單、言明嗣後朱曉山如有虧空等事、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賠還外、下欠若干兩、四家保人一律攤

賠、各無異議、前日我們領事官接到大人的照會、說現在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一千兩賠還外、下欠四千兩、應著落保家晉昌綢緞舖、賠出銀二千兩、其餘二千兩、著落祥立、仁和、福順、三個洋貨舖保家一律攤賠、我們領事官看大人如此辦法、實有不解、所以打發我來、請問大人、因何不按保單上所說的、叫他們四家保人均攤、怎麼單叫晉昌號多賠、叫那三家少賠呢。我叫晉昌號多賠、叫那三家少賠、這其中有個緣故、因為前次我把那四家保人傳來審訊之時、據祥立、仁和、福順、三家舖東說、當初具保單時、雖然言明、將來朱掌櫃的、如有虧空等事、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賠償外、下欠若干兩、四家保人一律均賠、然而這些年、晉昌號時常有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之事、其所借用之銀兩、並無利息、所以

他這些年也頗沾朱曉山之光、我們這三家保人、這些年和朱曉山、並沒有交往錢財的事情、向來沒有沾過朱曉山之光、如今若是叫我們都一律攤賠虧空、我們三家實在冤屈、這麼着我又問晉昌東家、他們那三家所說的、是實有其事麼、據他供認、這些年實有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之事情、實沾朱曉山之光頗多、因此我纔將朱曉山虧空的這四千兩銀子、斷令晉昌號賠出銀二千兩、那三家保人分賠那二千兩銀子、他們四個人、都情願具輪服甘結、此事我也並未十分勉強、閣下看如此判斷、還有甚麼不公平之處麼、我斗胆說一句話、求大人可別見怪。閣下有話不妨明言。據我看、如此斷法、似乎不甚公平。有何不公平之處呢、大人之意、是以爲晉昌號這些年沾過朱曉山之光、所以如

今斷令他多賠、那祥立、仁和、福順、三家、向來並沒沾過朱曉山之
光、所以斷令他們少賠。依我的愚見、斷此案、總應當據保單上所
說的話爲憑、保單上既然言明、將來賠補朱曉山虧空、應當四家
保人一律均攤、如今若單叫晉昌號多賠、不但與保單原議不符、
且恐那三家有幸免之詞、似乎不公、至於說晉昌號常借用朱曉
山銀兩買貨、並沒利錢、這些年沾朱曉山之光頗多、因此斷令晉
昌號多賠、然而晉昌號借用朱曉山銀兩、那是他們的私交情、與
此案無涉、斷無因此案、而牽涉伊等私情之理、在那三家保人、希
圖少賠錢、原可以任意混供、在大人原不必據他們之言而斷、設
若這四家保人、內中有兩家沾過朱曉山之光、那兩家沒有沾過
朱曉山之光、那麼就應當竟叫這兩家沾過光的賠銀子、那兩家

沒沾過光的，就可以置身事外麼，所以大人總應當據保單斷令他們四個保人一律均賠，不可有賠多賠少之分，方爲公允。閣下所說的是據理而論，我所說的是隨勢酌情權變之法。大人所說的隨勢酌情權變之法，那是據理判斷有萬難之處，方可用權變之法，如今此案據理而斷，並無礙難之處，又何必用此權變之法呢。閣下既然看我所斷的不甚公平，請閣下回去之時，和領事官商量商量，然後僭們再從長計議，也未爲不可。既是如此，僭們再議就是了，我現在要告辭回去。忙甚麼，僭們再談一會兒罷。我還有公事了，僭們改天再會罷。請了請了。再見再見。

第十章

今日我到貴衙門來，是和大人面商一件事。哦，請教是甚麼事呢？就是因爲貴國信成洋貨舖，欠敝國恆裕洋行的貨銀那一案，因爲上回恆裕洋行，稟控信成洋貨舖的時候，我先把信成的東家王保山傳來問了一問，據他說，這本地富順雜貨棧，欠他有一萬多兩銀子的貨銀，屢次去催討，總也沒還。若是能把那項銀子追出來，除了還恆裕洋行貨銀五千兩，還富餘五千多兩銀子哪？他求我照會大人，飭縣先把富順棧的東家傳到案，把那項銀子追出來，他就可以歸還恆裕洋行的貨銀。我是恐怕恆裕洋行貨銀無著落，所以照會大人，飭縣傳訊富順棧的東家，把他該信成的貨銀追出來，爲得是好歸還恆裕洋行的欠款。昨日大人遣委員楊大老爺到敝館去，說是此案恐怕是信成東家託出恆

裕洋行東家、捏詞代爲控追富順棧的欠款、如果照辦、怕是開洋商包攬插訟之端、請我細細的查問明白再議、這麼着我又把恆裕行的東家叫了去、細問了一問、據他說、信成洋貨舖、實在欠他行裏的貨銀五千兩、有賬可憑、他並不知道富順棧該信成洋貨舖銀兩的事、至於求我照會大人、飭縣傳富順棧的東家、訊追欠款、那實在是王保山的主意、並非是他們倆人商量的辦法、如今我既然查明白了、這其中並沒有毛病、那麼就還請大人飭縣照辦就是了。大人雖然查明白了、這其中並沒有弊病、總還該當由洋商控追信成、由信成控告富順、各清各賬、方爲正辦、若是隨便牽扯、雖然這案沒毛病、難保後來不滋生弊端、這也不可不預爲防範、大人尊意以爲何如。我想大人所說的也很有理、不過

有一層、請大人吩咐知縣、將來王保山到縣控告富順、知縣把富順棧、欠信成的銀兩追出來的時候、先別叫信成領去、由知縣把信成欠恆裕洋行那五千兩貨銀扣下、其餘的銀兩、再叫王保山領去、大人想這麼辦好不好。這層我倒可以飭縣遵辦就是了。既是如此、我明日行文過來就是了、暫且失陪。那麼僭們改日再見。請了請了。再會再會。

第十一章

老兄大喜了。老弟同喜。因為昨日我看京報、知道老兄選上了、所以今日特來、給老兄賀喜。實在勞駕得很了、老弟請座。老兄請坐。老弟這一向官差忙不忙。這一程子公事很忙、總暇未得。何以如此之忙呢。是因為這一向、竟辦理秋審的事

情哪。秋審也快辦結了罷。是，也就在這個月底，就可以辦結了。是。老兄是幾時驗放。大概就在本月初十驗放。缺分怎麼樣呢。算是個中缺罷。老兄如此大才，不久便要調首縣的。那如何敢指望呢，我這初次作官，但願得一箇缺，免有竭蹶之虞。若遇一煩難之缺，轉恐才不勝任，必致貽笑大方。老兄太謙了。那麼老兄行期大約得幾時呢。大約也就在冬子月初間罷。限期是多少日子呢。限期原是三個月，若是有緊急的事，也還可以再告一個月的假，在我的意思看，若到臨時，沒甚麼緊要事件，也就無須告假了。老兄此次攜眷去麼。我想冬天路上太冷，若是攜眷去，諸多不便，我打算今年我先到任上去，趕明年春天再遣家人來接家眷去，倒方便些個。是老兄這麼辦

倒很妥當、我現在要上衙門去、改天再談罷。老弟有官差在身、我也不敢久留、等我驗放之後、再到老弟府上請安去就是了。不敢當、老兄請留步罷。老弟請走罷、那兒有不送之理呢。老兄請進去罷。候乘候乘。磕頭磕頭。

第十二章

老兄久違了。彼此彼此、老弟大喜了。同喜同喜。我是前日到家、看見題名錄了、知道老弟高中了、所以今日特來賀喜。勞老兄的駕。那兒的話呢。老兄請上坐。老弟請坐。老兄一路上倒都很好。是、托福、一路都很平安。老弟此次中的很高、足見是學問有素了。承過獎了、這不過僥倖如此就是了。老弟太謙了、此次房師是那位。房師是張太史。都拜過了麼。

是前日座師房師都拜過了。令弟此次抱屈的很。那兒的話呢。出了房了沒有。是薦卷了就是因爲詩不妥批落了。這也是一時的科名蹭蹬。下次鄉試一定要取中的。借老兄的吉言罷。您此次進京來是有何公幹。我是解銅來了。都交代完了麼。昨日已經都交代清楚了。那麼您此次回省就可
以補缺了罷。今年回省署事還可以補缺大概總得明年罷。可是覆試是多啫哪。覆試是本月二十三。那麼等過了老弟覆試僭們再談罷。我現在要告辭了。老兄何妨多坐一會兒呢。我是今兒個還要拜客去哪。那麼等過了覆試我再到府上請安去罷。不敢當老弟留步罷。僭們改日再會。

第十三章

今日我到府上來，是有奉懇兄台的事情。豈敢老弟有何見教。是因爲有我們一個敝鄉親，由四川運來有十數箱川土，托我給他辦這上稅的事情，我也是一概茫然，所以特來奉懇兄台代爲辦理。大概貨物得幾時到呢。大約後日可以到京。此事容易辦。兄台可以託誰給辦呢。你們這位貴鄉親，現在到京了麼。他是昨兒晚上到的京，打算把這上稅的事情安置好了，他再出城迎貨去。是我今兒可以出城託好了稅務司的經承，叫他派兩個人，後日一清早，到您的寓所去，跟着您那位貴鄉親，一同出城迎貨，然後叫那倆人押着貨車到務，囑咐貴鄉親，可以先期開一清單交給我，是日由我呈請查驗，趕查驗之後，就可以先打印子放行，等科房把稅銀算清，告訴我，我再和貴鄉親要

出來、給稅務司送去、不過得給底下當差的些個飯錢就是了。我們那個做鄉親、倒不怕多花幾個錢、只要保其平安、就是造化、如今聽您說的這個辦法、是妥當極了。請貴鄉親竟管放心、此事既是我承辦、我管保萬無一失。您不知道、我們那個做鄉親、現在是驚弓之鳥。怎麼。他前年運來十箱子川土、趕到了彰儀門的時候、城關了、他就住在一個店裏頭了、趕車的起車上把煙土卸下來了、被巡役看見了、報他私卸貨物、因此罰了若許銀兩、所以此次他是膽戰心寒、故此纔託我預先安置。您告訴他萬安、決不能有差錯。那麼實在承您費心了、我明日在寓所候您的佳音就是了。就是就是。

第十四章

前次承兄台枉顧。今日特來謝步。豈敢老兄實在多禮。那兒的話呢。這是該當的。老兄這一向官差如何。這幾日稍微的漸消停一點兒。老兄是能者多勞。承過獎了。不過以勤補拙就是了。老兄太謙了。今日兄弟來。打算初五。奉請兄台。在同慶堂一聚會。求老兄千萬賞臉別推辭。兄台何必如此費心。咱們一見如故。似無須拘此形跡。這不過是兄弟一點兒誠心。聊盡地主之情。況且同座幾位。都是僭們道義中人。又是和兄弟至好。大家不過聚在一處談一談就是了。既蒙老兄抬愛。我就遵命了。豈敢。這是兄台賞臉賜光了。那麼明日我備帖過來就是了。僭們今日既當面說明白了。老兄就不必送帖來了。不過請告訴我時辰就得了。那麼我就從命不送帖來了。僭們初五午

初在同慶堂會面就是了。我屆時必要早到的。那好極了。還有一件事、我要奉懇老兄替我爲力。兄台有何事吩咐。因爲我這是初次到京、舉目無親、現在要投供、無處找互結官、老兄若有素識投供的朋友、求給我找一位互結官纔好。此事甚巧、現在有一位朋友是舉人、他連今年會試、算是已過三科了、正打算要投供候選了、你們二位互具保結、倒是很好、僭們初五這約、就有此公在座、那個時候便可當面商議。這實在是萬分湊巧了、此事全仗老兄爲力了。豈敢該當効勞的、我也要告辭回去了、僭們初五見就是了。老兄回去了。再見再見。

第十五章

你們二位見一見、這是朱筱園、這是黃毅臣。久仰久仰。彼此

彼此。老兄請坐。請坐請坐。我常聽見這位李芝軒老兄提閣下學問淵博、實在仰慕得很、今日一見、真是有緣有緣。豈敢兄弟是才疎學淺、承芝軒兄台謬獎、實在是慚愧的了不得。老兄太謙了、請問老兄、是由幾時丁的憂。是由今年春間。老伯大人在的時候、都是榮任過甚麼地方。先父是由翰林轉御史、後來陞給事中、然後京察一等、簡放廣東督糧道、去年升任河南藩司、今年春天二月初五、在河南藩司任內出的缺。老伯大人今年高壽了、今年六十六歲。實在可惜可惜。伯母大人、今年高壽了。家母今年整六十。身體倒還康健。是托福、倒很健壯。閣下是在翰林院供職麼。是。兄弟是癸未科僥倖之後、入翰林當庶常、去年散館、授職編修、今年春間丁憂、就回籍守制。

來了。貴昆仲幾位。我還有一個兄弟，就是我們兩個。令弟原先榮任過甚麼地方。他沒當差，他是壬午副榜，先父在的時候，他隨侍任所，現在是在家裏念書。是兄弟這是初次到貴處，一切未諳，諸事總是求老兄指教。豈敢，老兄從先是在何處遊幕。前年曾就易州衙門刑席，去年冬間，舊居停因案去任，兄弟脫館，就回家去了，趕到今年夏間，我們這位朋友，選授此缺，執意邀兄弟回來，誼不容辭，所以就一同來了。我們這位老父台，是由甚麼出身。他是由舉人國史館議叙。是我現在要告辭回去，改日再來領教。豈敢，老兄回府，先替我給伯母大人請安，兄弟改日親身到府上請安去。不敢當，兄台留步別送，請了請了。

第十六章

前次我是聽見孔竹菴兄、提老兄大名、不敢造次晉謁、託孔兄代爲先容、今日特意到府上來請安。豈敢勞兄台的駕、我也是久仰大名、只因家事煩雜、還沒得過去拜訪、今日一見、深慰下懷。我這是初到貴處、人地生疎、諸事仰仗兄台指教。豈敢有甚麼事、兄弟是必當効勞的、請問老兄是幾時到的敝處。我到此不過兩個月。我聽見孔兄說、老兄現在是辦理本處釐捐局的事務。是我到省裏、稟見撫台之後、奉委幫辦本處釐捐事務。老兄在省裏、住了有多少日子。住了不過一個月。老兄可以幾時補缺呢。補缺大概還得過三年罷。貴班次的、還有幾位候補的。連我還有五個人。老兄名次在第幾呢。我的名次是

在第四。是了。兄台是幾時起服呢。後年正月起服。現在老兄是在崇正書院主講麼。是因爲是敝處紳衿公舉兄弟在書院主講、其實自愧無才、徒負虛名而已。那兒的話呢。前次兄弟曾託孔兄來、面求老兄一件事、今日我斗膽特來奉懇。不是爲令弟的那件事情啊。不錯、就是那件事。我是因爲才疎學淺、恐怕耽誤令弟的科名、不敢率允。老兄太謙了、若是舍弟拜在老兄門下、得親大教、學業日新、何幸如之。老兄既然願意、令弟問道於盲、那麼我就勉強從命了。兄台既然允許了、我就感激非淺了、等着擇吉、我帶舍弟來拜師就是了。不敢當、不敢當。令弟是幾時進的學。他是前年進的學、我怕是在家裏荒疎學業、所以我把他帶出來、投一位名師肄業、以圖上進、如今

得蒙老兄陶鎔、將來舍弟成名、舉家感戴、沒齒不忘也。豈敢豈敢、那麼等老兄定妥日子、我和令弟會面就是了。等我擇定日期、先託孔兄過來、知會老兄罷。就是就是。

第十七章

兄台這一向少見、是有甚麼貴幹去了麼。是同着幾位朋友到西山遊玩去了。去了有多少日子呢。在山上住了有十天。住了十天、可逛足了罷。遊玩的地方倒不多、在那兒竟住了好幾天。在那兒住着、幹甚麼來着。我們這幾個人、是在西山上、一座關帝廟裏、立了一個詩會。這雅的很哪、都是每月逢幾開會呢。每月初一至初五、十一至十五、二十一至二十五、這都是作會的日子。這麼說、一會是五天、一個月共是十五天。不錯、

每月是十五天。這每月作會的日子很多呀，共總有幾位朋友呢。僭們京裏的，連我是五個人，還有那本地的兩位朋友，共總七個人。那麼你們這五位作會的日子，得在那兒下榻罷。是我們每逢作會的日子，頭一天去，趕過了作會就回來。在山裏頭，是住在那兒呢。就住在那本廟裏。那麼飯食，是怎麼辦呢。我們是由京裏帶一個廚子去，吃的東西，也是由京裏買了帶了去，酒和肉，彼處有一個小鎮店，還可以買。既是如此，我也願意入這個詩會。若是得兄台去，與這個會更增光了。承過獎了，我是不長於做詩，不過去給衆位研墨就是了。兄台太謙了。還有飯食這一層，我也是一律均攤。我纔肯去哪。那一層，兄台倒無須介意，都在兄弟身上就是了。若是不說明白了，那我

決不敢從命的。既然如此，僭們就同席吃飯，各自會錢就是了。如此，我便可以去。可是誰是會首呢？我們這麼商量的大家輪流着當會首。這麼辦倒是很好，那麼二十一早，我來約上兄台，僭們一齊動身就是了。是就這麼辦罷。

第十八章

閣下是貴國那一縣。我是敝國長崎縣的人。那麼離敝國甚近哪。不錯，離貴國很近。閣下到敝國來，有幾年了。我到貴國有三年了。閣下在敝國三年，官話能說得這麼好，實在是聰明絕頂，佩服佩服。承閣下過獎了，我這不過粗知大概，那兒就能說到會呢。閣下的口音，與敝國人的口音，毫無差別，不是我當面奉承，像閣下這樣聰明的人，實在是罕見的。那兒說話呢。

閣下在此、是當甚麼差呢。我現在是在此當繙譯官。這好極了、僭們這兩下裏、時常有會辦的事件、若是有我不知道的、還要求閣下多指教。豈敢豈敢、我這是初次當差、一切未諳、諸事還要請教閣下哪。不敢當、僭們倒是常常的互相討論、彼此都可以有進益。不錯、閣下所論甚是、請問閣下、是由甚麼出身。我是由舉人、揀發到此。閣下揀發到此、有幾年了。我到此不過纔一年多。閣下貴處是甚麼地方。敝處是湖北江夏縣。寶眷也在此麼。我沒攜眷來、因爲家母年邁、不耐舟車之苦、故不能同來、就是我隻身在此。是、我到此、聽見我們領事官說、閣下在此、與各國官員往來交際、均甚水乳、實在令人欽佩。那兒的話呢、我本不甚熟諳洋情、蒙上憲委派到此、幫辦交涉事件、不

過以實心行實事、總望兩無猜疑、推誠相信、彼此自可融洽、這就是我的本意。閣下常存此意、自然辦理妥當、我今日還要到別處拜客去、等底下我再到貴寓來、面領大教、倘閣下得暇時、請到敝館談一談去。是、既蒙閣下不棄嫌、過一天、必要到貴館望看去、豈敢那麼我在敝館、恭候大駕就是了。不敢當、閣下乘上走罷。閣下留步罷、磕頭磕頭。再見再見。

第十九章

今日我到府上來、是有一件事、奉懇老弟替我爲力。兄台是何吩咐。是因爲我們舍親顧子恆、去年春天、借用令友秦寶臣一項銀子、新近秦寶臣索取此款、倆人言語不合、就吵鬧起來了、現在我聽見說、秦寶臣要和舍親構訟、我因爲知道老弟和秦寶

臣是莫逆之交，所以特來求老弟出頭，給他們說合說合。兄台知道，當初令親借銀子的時候，有中入沒有。我知道，有一個中人，名字叫高五，去年冬天已經去世了。令親借用秦寶臣，是少兩銀子，有利錢沒有呢。舍親借的是二百兩銀子，言明是分半利錢，立了一張借字兒，寫的是二年歸還，到現在纔一年半，前兩月秦寶臣告訴舍親說，他要置房子，等這項銀子用，他也不接利錢，要停利歸本，我們舍親說，一時不能歸本，秦寶臣叫我們舍親盡力湊辦就是了，然後也就散了，新近秦寶臣又到舍親家裏去，要立刻歸本，舍親說，一時實難湊辦，總得再緩幾個月，纔能如數歸還哪，現在還是照舊按月給利錢就是了，秦寶臣不依，定要歸本，不要利錢，因此兩人言語不合，就吵鬧起來了，現在我聽見

說秦寶臣要打官司、在舍親因爲沒到約期、不能歸本、況且又不拖欠利錢、就是打了官司、也不算沒理的事、不過是他有官差在身、若是一打官司、便要誤差的、所以我打算奉求老弟、給他們出來說合說合、叫他們兩下裏平安沒事、那不好麼。您打算叫我出頭、怎麼說合呢。求老弟見秦寶臣、和他說一說、過兩個月、一準給他歸本就是了、現在還是按月給他利錢、倘屆期舍親不能歸本、都有我一面承管了。既是如此、我明日就見寶臣和他說去就是了。勞老弟的駕、等事完之後、我再帶舍親、給老弟道乏來。豈敢豈敢。

第二十章

今日我們倆人、是專誠來拜望閣下。勞二位的駕、請坐請坐。

閣下請坐。你們二位怎麼稱呼。我姓島、他姓井。是幾時到的此處。我們是昨日到的。住在那兒了。住在這東關德元店裏頭了。閣下在敝國有幾年了。我在貴國有四年了。這位在敝國有幾年了。他來了不過纔半年。通曉敝國的語言麼。他不通曉還沒學話哪。你們二位、是到此處游歷來了、還是有公事呢。沒有公事、不過到此來游歷。閣下是貴國甚麼地方的人。我是敝國大坂府的人。此公和閣下也是同鄉麼。他和我不是同鄉、他是橫濱人。請問閣下、貴同鄉有一位姓福的、他原先在上海當繙譯官、閣下認識不認識。是、認識、他和我們還是老世交了。現在福公在貴國、是當甚麼差使呢。他現時沒在敝國、他自從由貴國回去之後、就奉命到英國去了。

那就是了。閣下和福繙譯相好麼。是，我們倆人至好。閣下和他是那兒認識的呢。原先我在上海當委員的時候，我們倆認識的，結爲文字之交，最相契厚，趕後來福繙譯回國去了，他到了長崎的時候，還給我來過一封信了，後來因爲我奉委到直隸來了，從此就踪跡渺茫了，如今聽閣下說，纔知道他奉命到英國去了，我這兩天修一封信，交給閣下，遇便求您給他帶到英國去。可以的，我們還得在此住幾天了，閣下可以隨便寫得了，遣人送到店裏，交給我帶去就是了。我這兩天，還要到貴寓回拜你們二位去哪。那我們實在不敢當，閣下公務甚忙，況且閣下既然是和福繙譯相好，僭們這更親近一層了，似不必拘此形跡。那是該當的。我們現在要告辭回去了。勞二位的駕。那

兒的話呢、閣下留步別送。那麼我就從命、不遠送了。豈敢、改日再會。

官話指南完

